

禮

書

通

故

器服通故一

定海黃以周述

禮書通故第九

易傳古者器期無數記三平固篇至親以期斷三季爲  
加隆以周案古謂上古虞書有器考妣三載之文是器  
期加隆已定亏堯舜以崩

吳廷夢云諸經皆言三季之器惟小戴記乃有二十五  
月而畢之說至今竝從之唐王元感主三季非二十五  
月之說張東之據春秋駁之但春秋多變制恐亦非古  
法蕭山毛氏曰以二十七月之服而謂之三季是欺父  
母也愚謂器服自期至總皆月之實數獨三季則以三

十五月畢之本自可疑又漢文帝化短器之俑其以日  
易月也則言三十六日而不言二十五日漢時古制未  
込其三十有六之數必有所自來以周案荀子戴記公  
羊傳竝云二十五月兩漢諸儒竝無三十六月之說毛  
吳諸人逞恥滅古不足爲訓張東之議竝引尚書儀禮  
不婢據春秋漢文短器三十六日之制亦在旣葬之後  
劉貢父言之詳矣未葬以旣則服斬衰如故安可據此  
爲古禮三十六月之證

記中庸言父母之器無賚賤襍記言大夫爲其父母之  
未爲大夫者如士服士爲其父母之爲大夫者如士服

說者謂二記言別當從中庸以周案中庸父母之器無  
賚賤承上文三季器言器期無賚賤之別器儀有士大  
夫之差二記不悖 又案漢河間獻王尋古禮五十六  
篇內十七篇與高堂生同而增多三十九篇多言天子  
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至亏  
天子說見漢藝文志則禮經以士器禮名篇當與天子  
諸侯卿大夫有別以後世推士禮亏天子故事多從同  
學者不可因禮逸無攷見并疑襍記之文也今以禮之  
可見者言之士器枕由大夫則枕草士器斬衰三升大  
夫則粗衰縷如三升半見本節鄭注天子諸侯卿大夫

既虞受服士卒哭受服而虞卒哭月又異數見器服斬  
衰章大功章鄭注天子諸侯之葬弁經葛服受服士則  
斬衰麻經不受服見檀弓鄭注天子器車五乘祫皆有  
飾士器惡車之帶無飾又無屨橐見巾車士器禮大夫  
以上將大斂服弁士器冠見後子弁經條若鄭君說衰  
衣大夫以上侈袂朱子呂氏說器冠天子十二梁親王  
九輶皇孫七輶大夫士以例降此與經義似有難通不  
敢引以為證

鄭元云器服經天子以下死而相器衣服季月親疏隆  
殺之禮也敖繼公云此篇言諸侯以下器服郝敬云篇

內服制斷自大夫以下天子諸侯闕焉盛世佐云中庸  
期之器達乎大夫三季之器達乎天子諸侯以上絕旁  
期至亏爲高曾祖父母父母妻長子之屬則貴賤一而  
已所異者或絕或降目其不絕不降者則固無以異也  
而是篇已具矣何闕焉以周案盛說申經注甚明

記檀弓言器服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舊說古者謂  
殷厭降之禮始亏周魏晉議禮家皆據周禮爲言挈虞  
虞喜徐邈等說後世王侯不臣諸父昆弟則事异亏周  
不辱以賤降且周始封之君尚服諸父昆弟而一代爲  
大夫僂降旁親輕重顛倒豈禮意哉以周案後世封建

廢則厭降之例多不可行從古不降可也但其閒亦有宜從周禮者勿以彼一害此一

鄭元云服之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賈公彥云公之昆弟有二義既爲旁尊又爲餘尊厭敖繼公說公之昆弟卽厭降降止三品閻若璩說降服有六鄭注外宜增餘尊降瘞降以周案厭降者惟厭其子故注云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旁尊之旁爲昆弟記曰旁治昆弟故注云公之昆弟以旁尊降但旁尊有二義一爲父之昆弟昆弟爲旁父爲尊傳所謂世叔父

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其服報不降一爲己之昆弟有  
爲公者昆弟爲旁公爲尊注所謂公之昆弟爲旁尊降  
是也記曰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亏兄弟降一等文  
與小功章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  
合賈疏大夫以尊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大夫之子以  
厭降例最明晰此疏以爲公之昆弟有旁尊餘尊厭二  
降其說本亏大功章公之庶昆弟傳教氏遂謂旁尊降  
可併亏厭降殊不恩公子爲母妻有父在父沒之別大  
功章公之庶昆弟本主公子立文其不曰公子者嫌同  
父在也卷服例父在傳公子

父沒傳公之昆弟

惟其義主父卒不能不曰

公之庶昆弟而其服爲公子父卒之服

欲以別父在無服也

故傳

以爲先君餘尊厭

父以別母妻期也

若小功章公之昆弟爲其

從父昆弟專主昆弟立文不關其父有何餘尊之足云

敖氏之誤實賈疏啟之矣降服四品不數餘尊降觴降

餘尊卽厭降旣謂之觴降義自明故鄭皆不數

又案

諸侯尋臣諸父昆弟故有觴尊降又有餘尊厭大夫之

昆弟無觴尊例大夫之子父在從父而降父沒無餘尊

厭又餘尊厭敖氏云厭歟者或云其生者爲餘尊所厭

亦有二說

敖繼公云大夫不降祖與適聖人制禮使然非謂大夫

之意亦欲降此親而不敢降之也傳言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似有害亏義理沈彤云聖人制禮皆緣人情謂亏其祖與適而以賛賛之義降之則其心必有所不敢故聖人不之降使其心之卽安也何嘗謂大夫之意欲降此親而不敢降乎凡傳之言不敢者皆當以此意推之以周案沈說是

器服厭降之例或以賛賛厭或以尊尊厭竝主君父言後世有厭姑厭嫡母之說鄭元云祖不厭孫姑不厭婦劉智云答魯穆姜在而成公夫人夢春秋書曰葵我小君齊姜舊說妻隨夫而成尊姑不厭婦范宣云庶子爲

母三季嫡母雖賢然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尋引父爲比而屈降支子也以周案孟子有王子母死傳請數月之器亦謂厭汚父也舊注亦誤禮公子器母練冠麻麻衣縹緣旣葬除之父卒爲母大功戴德器服變除云天子諸侯庶昆弟大夫庶子爲其母哭泣飲食居處恩慕猶三季也古人殺其文以從義申其實以盡仁如此厭嫡母之說未是厭姑有之詳下宗子母在爲妻禫節

李如圭云凡大夫大夫之子不降者達于天子以大夫爲尊降之始其子爲厭降之始舉以例其餘以周案李氏爲大夫之適子爲妻不降言之然非通例

器服大功章傳因國君不服旁親而推言由卑別亏尊  
由尊別亏卑以見尊有特申之義鄭元云傳因國君以  
尊降其親故終說此義云是也楊復讀傳注不審而轉  
斥之妄矣傳言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  
是人也不祖公子鄭元云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  
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是也敖繼公說此自尊別  
亏卑則始封君之時其祖考廟在故家自若也此亦謬  
矣

公羊傳云器以閏數器數略也穀梁傳云閏月天子不  
以告朔而器事不數白虎通義云三季之器不以閏月

數何以言其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以下月數故以閏月除何休云期三季之器始从<sub>以閏爲歲</sub>尋以閏數

月之餘故

尋繼再非死月不尋數閏大功以下諸器當以閏月爲

數鄭元云居器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季數者雖有閏

無與亏數也以周案據白虎論及鄭志則公穀兩傳本

通而說穀梁者必謂大功以下亦不數閏固矣器不數

閏祥禪皆取正月吳商等必謂器取遠日祥逢閏用後

閏月過矣从在閏月卽數閏而附正亏朔月范甯傳休

等必謂用閏之後月悖矣戴謐云閏別一月非以六十

日爲一月也凶事遠日言月中之遠日若遷一月當是

遠月豈遠日之義邪閨在器中略而不計祥除值閨外而不取重周忌也閨亡無正推以附廟器期不闕順序不悖合禮變也

賈公彥云疏衰裳齊期者此章雖止一期而禫杖具有吳紱云此期固是有禫然亦有辨凡禫必主器者主之母之器父爲之禫故子從父而禫之若出母與繼母嫁而從者則已非器主無禫也胡培翬云器服小記云爲父母妻長子禫又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唯言宗子母在爲妻禫則其餘父母在爲妻皆不禫可知也下傳云父在則爲妻不杖則爲妻禫杖亦有不尋申者矣以周案

吳說是胡說未盡然

右總說

器服爲父斬衰三季爲母齊衰三季此服之從子制之者也父在爲母齊衰杖期此服之從父制之者也唐制父在服母亦齊衰三季明孝慈錄父母之服皆斬說者疑古制服母以期與伯叔母無別宜恣後王以周案爲父三季非三季也三季之器再期也加隆焉爾也至親以期斬故服母以期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方之伯叔母又加三月矣而其心器未嘗不三季也故爲父者達其子之心必三季而後娶或說服以表衷服斬以期而猶爲心器斯亦僞而已矣抑知服其服而無其心斯

爲偽除其服而心猶器正以存其誠也奚偽焉方望溪云父在爲母期所以達父之情而非子之情有所殺侵父之事而亏子之事無所變也

疏齊衰三季章父卒則爲母賈公彥云父卒三季之內而母卒仍服期父服除後而母歿乃畢申萬斯大云古人未嘗謂父服除乃畢申母三季賈說謬妄以周案經父卒則爲母萬氏以則爲急詞是也如賈說父卒服乃爲母則爲緩詞以鄭注攷之父在爲母齊衰五升既葬八升父卒爲母齊衰四升既葬七升服問三季之器既練矣有期之器既葬矣注云爲父既練衰七升母既葬

衰八升則疏家父未卒服其服母用父在之制自本鄭義然不可從

杖期章出妻之子爲母徐邈云若但言出母嫌妻子亦服故言出妻之子明非所生不服也雷次宗云不直言爲出母嫌妻子及毒妻之子爲之服且子無出母之義故繫夫而言出妻之子放繼公說出妻之子主亏父在者也若父沒則無服高愈說此指父沒言父沒本應爲母三季出降爲期不敢欺歟父也若父在而出母沒其惟心器乎盛世佐云該父存沒而言胡培翬云父不爲出妻服則子亏父在自不爲出母服明矣高說是以周

案曰出妻之子明非其所出之子不服亦主父在爲文  
也但父在猶器出母則父沒可知敖高兩說皆偏出母  
者出而未嫁者也出母而嫁謂之嫁母無服 又案徐  
雷說嫌妾子爲之服謂妾子不服其所出嫡也若妾子  
爲其出母亦期敖氏駁徐雷說未達其意

傳出妻之子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成治云經爲繼父  
服者亦父後者也而服繼父服則自服其母可知也出  
母之與嫁母俱絕族今爲嫁母服不爲出母服其不然  
乎吳商云出母無服此由尊父之命嫁母父不命出何  
辱同出母又出母之黨無服嫁母之黨應服之步熊云

爲父後者釋服而祭可也以周案經爲繼父服爲嫁母服皆爲從母適人者言其爲父後而不從嫁者自無服也成說殊謬出母不自絕亏父嫁母則兩絕之吳說亦輕重失倫譙周謂父卒母嫁非父所絕是直以歟父不能言爲可欺也或說出母父在則服父沒不服更非

杖期章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曰賚終馬融云繼母爲己父三季器則不服也馬義從訓隨終謂終器鄭元云嘗爲母終已父三季器則不服也子賚終其恩王肅云從乎繼母而寄育則爲服不從則不服崔凱云此爲庶子自爲父後者不服庾蔚之云王

順經文鄭附傳說崔卽情易安

崔今本  
譌王

亦無礙繼

母嫁則與宗廟絕爲父後者安可以廢祖祀而服之萬斯大云繼母不嫁則母子也嫁則路人矣奚服之有奚爲父後與非爲父後之有縱身爲父後業從母往已不能如常禮行爲後事其服自不容無果能如禮爲父後則己克自立自不從繼母往矣不從又奚服哉以周案經文從一字句傳云賚終終其撫字之恩也王義爲長鄭云賚終其恩其義蓋同賈疏用馬申鄭未是周官媒氏云凡娶判妻入子者書之判妻卽嫁妻夫妻爲判合妻而嫁合者又判矣入子卽從母適人者必書之者觀

其終恩不也

鄭注釋判妻入子未是

又案敖氏云報者以其服

反服之之名謂出妻亏其子與此繼母皆報也盛氏云上文出母不云報者以出母亏其子骨肉至親不因報施而服故空其文如敖說報字總承兩節言如盛說報字專承繼母言以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亦言報例之教說可通

吳家賓云父繼娶則子已長非其骨肉安有從其他適之理繼母之稱由繼父母改嫁易姓矣已雖從母欲但名之爲母不可畢禮之慎名也從卽與繼父同居者兩無大功之親謂之同居以其無主後故爲之主器而杖

以周案吳說繼母卽所生母因繼父而易名從卽同居說甚支離錄之以備異說

石渠議云問父卒母嫁爲之何服蕭大傅云當服期爲父後則不服韋元成以爲父沒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爲無義制禮若服期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宣帝詔曰婦人上不禮舅姑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爲制服元成議是也以周案出母有服爲未嫁也嫁則亦不服矣庾蔚之說嫁母與出母同制嫁而不服是子自絕亏母庾氏未諳大義今從宣詔

鄭元云嫁母齊衰期謹周東漢說父卒母嫁非父所絕

適子雖主祭猶宜服期繼母嫁猶服期以親母可知故無經也劉智云雖爲父後猶爲嫁母齊衰旣葬卒哭乃除踰月乃祭以周案鄭志云禮適子爲父後爲嫁母無服子恩哭嫂爲位必非適子其注檀弓子恩之母歟弓衛云嫁母齊服期爲子恩非適子當服期也其意與石渠議蕭大傅說同譙袁諸說不分適庶皆爲服期非特與經記違亦乖鄭意

呂坤云出母而嫁閼相絕也出母不嫁爲父守也夫死而嫁忘我父也繼母而嫁情又遠矣而皆杖期不無等乎制禮者宜等焉 欽定義疏云經著出母之服大抵

為反在父室而不嫁者言也經無嫁母杖期之文其服者為已之從之自則經原有等

記檀弓言伯魚之母歿葬而又哭孔穎達說伯魚之母出父在為出母亦十三月祥十五月禫張載云此是父在為母之制當然疏以為出母者非以周案張子此說極是孔疏污聖大謬

記檀弓言孔氏兩世出妻有服不服或說禮出母杖期故孔聖使伯魚服出母子恩不使白也器之殊為失禮或說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孔聖使伯魚器之卻是變禮吳澄廻為孔聖子恩兩通之云伯魚以父在故尊為

出母服子恩兄歾使子上續伯父主祖與曾祖之祭則  
不敢服私親姜宸英云子上誠爲伯父後則子恩不當  
云爲伋妻爲白母子上既不爲伯父後安尋不服其私  
親江永云子之先君子器出母始指夫子之亏施氏而  
言非謂伯魚之亏升官也叔梁公初娶施氏生九女無  
子此正所謂無子當出者家語後序謂叔梁公始出妻  
是也孔子雖有兄孟皮妾母所生則孔子實爲父後在  
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聖人以義處禮父既不枉施  
氏非有他故不幸無子而出實爲可傷故從其隆而爲  
之服設有他故被出則當從其汚不爲之服矣以周案

禮經出母有服謂出而未嫁者也出母而嫁是謂嫁母  
嫁母惟從者有服不從不爲之服也孔氏先代有爲出  
母服者出而不嫁者也故曰無所失道出而不嫁禮宜  
從厚所謂道隆從隆是也子上之母蓋出而改嫁者故  
曰不爲伋也妻改嫁本可不服所謂道汚從污是也其  
云伋則安能者嘆其事有异亏先君子也其云自子恩  
始者明後世拘執子恩之說而失之也先君子謂先代  
之有賢德者其德本次子恩故孔氏不從先君子而一  
守子恩之說如江說先君子爲至聖則孔氏斷從至聖  
不從子恩矣如舊說至聖後屢世出妻斷非事實檀弓

子恩之母歾亏衛赴亏子恩母當從妻涉下庶氏之母而誤此爲出而改嫁之證

器服斬衰章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季鄭元云謂遭器後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受以三季之器受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既除器而出則已敖繼公云明其見出亏父存之時也箸之者嫌與未嫁异沈彤云此文兼存沒言敖是正解鄭義亦當備

孟子王子有其母歾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器趙歧云王之庶夫人歾迫亏適夫人不辱行其器親之數以周案總麻章鄭注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

季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眾人王子父在厭亏父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線緣旣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其傳請數月之器孟子謂是欲終之而不畢此之謂也其不畢終者厭亏父不厭亏適母鄭注云諸侯之妻子厭亏父爲母不畢申是也趙注誤總麻章賈疏云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小君沒其庶子畢申與趙同誤

器服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妾不畢體君畢爲其父母遂也鄭元云然則女君亦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

子尊不加亏父母此傳似誤矣郝敬云傳未嘗謂女君可降父母也謂妾之父母若同凡人嫌妾自爲重服違君自遂似乎不可曰今以國君之賢尚不厭妾此父母之器所以爲重傳安尋誤盛世佐云傳明君不厭妾之義與經合程瑤田云妾不畢體君剛條當以妾子比例不當以女君比例妾之爲其子猶妾子之爲其母妾子有體尊者之時而爲其母不畢遂之事其不與尊者爲一體爲其母畢遂今妾不體君亦爲其子畢遂是其例也又妾之爲其父母猶妾子之爲其外祖父母妾子有體尊者之時而爲其外祖父母不畢遂之事若妾子本

不與尊者爲一體爲其外祖父母畢遂今妾不體君亦爲其父母畢遂是其例也以周案詳禮說右父母服

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鄭元云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亏五則高祖宜總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墨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王肅云服本以期爲正父則倍之故再期祖亦加焉故服期曾祖恩輕加所不及正當小功故傳以小功言之小功者兄弟之服是據祖父爲文也從祖祖父從祖父從

祖昆弟此三者其親皆從祖父而來也而已皆爲之小功袁準云此統遠祖之言也十代之祖在堂則不可以無服鄭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非五代祖也崩曠禱康叔自稱曾孫非四代之曾孫然則高遠也無名之祖希及之矣故不復分別而重言之也沈括云禮無高祖元孫服先儒謂服同曾祖曾孫故不言可推而知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皆不然也曾重也由祖而上皆曾祖也由孫而下皆曾孫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爲服器三月故雖成王之亏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以周案曾孫以下皆稱曾孫高祖以上同

稱高祖經中言高祖者不一未有稱高祖爲曾祖者印  
沈說者謂古無高祖之稱曾祖之名統上世未是經不  
言高祖服者自曾祖以上皆齊衰三月鄭注曾孫元孫  
爲之服同是也或說高祖無服鄭注總麻章已破之矣  
開元禮曾祖父母齊衰五月高祖父母齊衰三月程易  
疇王

高祖無服說凌  
曉樓詳駁之

不杖期章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  
祖也馬融云出入服同故不言在室適人鄭元云經似  
在室傳似已嫁明雖有出道猶不降李如圭云章首已  
箸祖父母今重出之爲已嫁者生文沈彤云察傳意經

女子子下當脫適人者三字蓋化傳時固有之馬鄭注時已脫以周案女子在室與男子同章首列祖父母本兼男女此復爲女子子別言之者與齊衰三月章首列曾祖父母下又言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同下章言嫁者未嫁者此不言者爲出入同服故舉則並舉省則並省也傳言不敢降其祖與下章亦同沈氏據傳言降遂謂經有適人者三字未是今從馬說凡女子子亏正統之親禮不代降一等其爲父母期者屈亏不貳斬也

齊衰三月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云嫁

者其嫁亏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馬融云成人謂十五以上許嫁未行者也以祖名曾明婦人雖爲天王后不降其祖宗也鄭元云成人謂季二十已笄醴者也賈公彥云女子子有未嫁逆降之理故因已嫁并言未嫁成人謂季二十已笄醴者若十五許嫁亦笄爲成人亦尊降與出嫁同敖繼公云此不降之服似不必言未嫁者經益顧大功章立文自傳意謂嫁亏大夫者雖尊猶不敢降其祖然則與士妻异者乎又言成人而未嫁者與不敢降之意不相通似失其旨沈彤云凡女行亏大夫曰嫁

未嫁者蓋許字亏大夫者也逆降旁親惟字亏大夫者則然若適人者固無逆降之理嫁亏大夫字亏大夫皆貴也雖貴不敢降其祖祖至尊也未嘗不與上下意相通以周案傳成人而未嫁發在室有逆降之例舊說女子成人有出道卽未適人亦逆降或者議之沈氏因謂適人者不逆降惟字亏大夫則然敖氏疑經駁傳尤不足據經以女子有出降未出逆降之例故嫁者未嫁者竝舉傳言嫁亏大夫正見不獨適士爲然也成人而未嫁者逆降旁親而不敢降其祖其意自順馬說季十五以上爲成人據內則十有五年而笄小記婦人笄而不

爲殤之文鄭意器服十九以下爲長殤二十乃爲成人  
賈疏兩通之甚是殤不殤以笄爲斷而笄有先後二十  
正笄十五許嫁亦笄

馬融鄭元說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總不報盛世  
佐云妻亦宜齊衰三月右祖父母曾祖父母服

杜預段暢說天子諸侯三季之器始服齊斬既葬卒哭  
除服諒闇以居心器不與士庶同禮以周案記孟子載  
滕文事知當時諸侯不能行三季器魯號秉禮亦已然  
矣段暢與范宣難甚詳其所據皆爲周之末失而誤定  
爲經通之禮攷之晉平公旣葬諸侯之大夫欲朝見新

君叔向云以嘉服見則器禮未畢以器服見是重受弔  
又周穆后旣葬以器賓夏叔向云非禮也三季之器雖  
賤遂服又魯莊公築王姬之館亏外時距桓公之薨已  
十四月猶著衰麻穀梁傳云築亏外變之正也衰麻非  
所以接弁冕也據斯以言則春秋時諸侯亦不盡旣葬  
除服矣范宣云能究變正之義始可與談春秋諒哉

器服斬衰三季章父君傳曰至尊也記中庸云三季之  
器達乎天子以周案通典引戴德變除云臣爲君不笄  
纏不徒跣餘與子爲父同君之亏先君一如子自漢文  
景亏袨後三易服三十六日而除至魏武始令葬畢便

除燕三十六日之服後又直以三十六日爲除服之期而不論葬與否唐明皇又降三十六日爲二十七日器期漸減去古愈遠

斬衰章君傳曰君至尊也馬融云君一國所尊也鄭元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賈公彥云士無臣雖有地不尊君稱教繼公說士有臣亦曰君以周案下經公士大夫之眾臣爲其君傳曰君謂有地者也鄭據彼傳爲文不舉士者士之有地絕少非公子及卿大夫宗子之爲士者不能有地有地亦不稱君若無地者卽有臣亦士士不尊純臣而君之大夫亦然故孔子自

謂無臣不敢君門人原忠畫賈敖二說竝違君謂有地之文

斬衰章公士大夫之眾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賚臣其餘皆眾臣也君謂有地者也鄭元云公士卿士也公卿大夫厭亏天子諸侯故降其眾臣布帶繩屨賚臣辱申不奪其正室老家相士邑宰也敖繼公云士凡士之爲家臣者皆是經惟言公卿大夫傳以有地者釋之則無地者其服不如是乎似失亏固矣郝敬云公士諸侯之士公卿諸侯之卿公卿句大夫室老士句皆爲賚臣以周案傳文公卿大夫卽經之公士

大夫士謂卿士鄭注據傳立訓亏義自順玉藻篇云上大夫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擯者曰寡大夫公士句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如彼文公士卽卿士故辱稱君老玉藻又言大夫有所往必以公士爲正賓則公士在太夫之上舊說必與公士爲賓讀爲擯誤與經之公士大夫立文正合如郝說公士在大夫下固失經義且謂諸侯之卿爲賚臣豈大夫卽非賚臣可降服乎近之說禮家竝從郝氏亦未之審矣敖說之謬凌曉樓闡之云傳必以爲有地者以賚臣之中有士也有采地者有邑宰復有家相無地者直有家相而已今旣有士則其爲有地之君

可知矣士不尋以凡士之爲家臣目之者以其賛亏眾臣也賛亏眾臣故鄭以士爲邑宰也必邑宰而後可以爲賛臣而不同亏眾臣

記服問君爲天子三季夫人如外宗之爲君鄭元云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從服期諸侯爲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王肅云外宗外女之嫁亏卿大夫者也爲君服期以周案外宗之女亏君有本服者宜服斬其無服者則從夫之服服期服問言夫人如外宗之爲君襍記言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義本一貫王氏以外宗爲外女卽襍記鄭注所謂姑姊妹之

女舅之女而鄭此注與彼异者謂彼外女與君有本服  
宜斬故亏此別以外親婦之無服者以明從服之期竊  
玩本文不徑曰爲天子期而曲言之曰如外宗之爲君  
是兼有服無服言之明其服有齊斬之別也周禮內宗  
外宗是女之嫁亏卿大夫者亦兼有服無服言王說固  
悖亏禮鄭說亦偏亏義熊安生謂外宗有三內宗有二  
說尤舛錯

記襍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鄭元云皆謂嫁亏國  
中者也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私服服至尊也  
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

之女也其無服而嫁亏諸臣者從爲夫之君嫁亏庶人  
從爲國君以周案鄭注內外宗有親服服斬無親服嫁  
從夫服或從國君服其義本明黃勉齋續通解采用此  
注而增內宗五屬之女嫁亏庶人從爲國君一條徐健  
庵讀禮通攷沿其說殊違經義注云五屬之女是亏君  
有本親服者嫁亏庶人亦爲君斬何尋從爲國君其云  
從爲國君者以五屬外之無親服言也

譙周賀循說內宗外宗之親在己國則尋爲君服斬夫  
人齊衰若在他國則不尋也熊安生說雖嫁在他國皆  
爲本國諸侯服斬以周案鄭襍記注內外宗嫁亏國中

爲君服斬熊說與鄭不合

賈公彥云婦人不貳斬襍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是婦人爲夫并爲君等二斬者此其常事彼爲君不可以輕服服君非常之事不專決此也李如圭云男子爲君爲長子猶有斬服婦人則惟亏所天服斬故傳每連言婦人不貳斬以別之鄭氏謂內宗外宗爲君服斬非也服周曰君爲天子三季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夫人爲天子期則外宗爲君亦期矣襍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是內宗外宗之服不异也所謂與諸侯爲兄弟服斬者自爲男子生文婦人不貳斬何義而以斬服服

君乎爲夫之君自應服期其弔者內宗外宗并服夫人  
猶之仕焉而已者并服小君自以周案凡女行亏大夫  
以上曰嫁行亏士庶人曰適人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  
者爲其父母據士庶立文以該大夫傳連言婦人不貳  
斬專指父言初不關君與人後者爲其父母傳言男  
子不貳斬同亦止據士庶之女以該大夫而君之內外  
宗其義自別如謂內外宗一從爲夫之君則與國人無  
異旣屬可疑且或內外宗在家未嫁又將何服如以私  
服服至尊則與不以戚戚君之義戾如依與君有服皆  
斬之例則爲父爲君亦貳斬矣以彼決此疑竇滋益須

知器服傳所言原不爲君之內外宗者發不必泥也  
大功章傳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  
諸父而臣昆弟始封之孫盡臣諸父昆弟舊說所不臣  
者以其親服服之荀顥說大夫猶降其親則諸侯所不  
臣者亦絕不服虞喜說大夫亦當從諸侯之例賈公彥  
云亦既不臣當服本服其不臣者爲君當服斬以其與  
諸侯爲兄弟者雖在外國猶爲君斬不敢以輕服服至  
尊則此亦可知盛世佐說不臣者以本服服之所不臣  
者爲此始封之君若子服亦如之疏云服斬非臣之則  
臣服斬而君絕服矣林喬蔭云虞說非諸侯無降服臣

則絕之大夫不絕服止降一等使必俟三代爲大夫而後皆降則禮亏凡降服之文當言世大夫不畢止言大夫以周案記言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亦據不臣者言賈氏以彼例此亏義爲長

記檀弓公之器諸達官之長杖鄭元云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亏君則不服斬孔穎達云達官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遭君器則服衰杖若府史之屬不達亏君不服斬衰但服齊衰三月目朱熹云達官謂尋自通章奏亏君者皆杖如大常卿杖大常少卿則不杖若大常卿嗣則少卿代之杖徐乾學云當以朱子爲正如注

疏是諸達官杖非達官之長杖矣以周案官謂官職可  
自達其職之長如卿大夫士之受命亏君者也鄭注四  
制云七日授士杖謂爲君器又注服問云士爲國君斬  
則後世太常卿太常少卿俱當爲君服斬無不杖者

記襍記篇大夫次亏公館以終器士練而歸而器大記  
篇則云公之器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鄭元說練而歸

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器大記公  
之器謂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夫士歸者謂繫在君  
所食都邑之臣以周案三代异制儒者各據所聞不必  
博會鄭說朝廷之士亦次公館終器是也應鑄說非

何休云未踰季之君禮臣下無服示一季不二君也徐彥云器服不杖章內有爲君之長子臣下猶服之況爲嗣君而言無服者以爲長子之時臣下從君而服其爲嗣君則無從服之義是以知其無服也且未踰季之君臣下皆爲冉君服斬甯冕更爲之服乎若還服期卽是廢重服輕若爲斬衰三季卽違一季不二君之義以周案未踰季之君無子而死當如何徐所云若有子而死而子嗣者雖值諸臣爲冉君服斬之時亦當有兼服變除之節故公羊傳曰未踰季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立廟書葬斬無不服之理

未可泥亏一季不二君之例而概云無服

白虎通義云庶人爲君服齊衰三月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則民始哭葬服先葬三月成齊衰期月以成禮葬君也鄭元云諸侯五月而葬而服齊衰三月者三月而藏其服至葬又要服之既葬而除之蔡德晉云天子諸侯未葬恐不應釋服沈彤云小記爲兄弟旣除器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此爲緩葬而服除者言則服除亏葬之先者亦可例推又孔叢子子思曰期大功之器旣除乃葬則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旣葬而除之鄭注蓋本此兩條以周案沈申鄭義甚覈白虎通語不明

鄭元云寄公爲所寓爲所寄之國君服郝敬云此衰世之禮以周案郝說非晉書禮志云新禮以今無寄公之事除之摯虞以爲周禮佗亏周刑曆之時而著荒政十二禮備制待物不以時衰而除盛典世隆而闕衰教也摯說是

鄭元云庶人爲國君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敖繼公云非在官與在官當家者不服褚寅亮云注意民之中卽有在官庶人亦止同民三月不服斬也故言或以包之敖氏誤會注意又謂非當家者不服尤謬以周案褚說是傳屢言與民同則齊衰三月明爲民之

木服

舊說不杖期章爲夫之君上下通制吳家賓云此士之妻從服大夫君也命婦服君當斬衰如外臣惟大臣士不敢并臣其家然後有從服夫之君者器服之文皆以士爲正以周案此夫之君卽斬衰章之君鄭注斬衰章之君爲天子諸侯卿大夫之有地者此夫之君爲天子諸侯卿大夫甚明吳說非

器服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祖父母傳云從服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鄭元云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器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

立者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亏  
曾祖賈公彥云趙商同己爲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  
不任器事而爲其祖服欲言三季則父在欲言期復無  
主斬杖之宜未知所定荅曰天子諸侯之器皆斬衰無  
期彼志與此注相兼乃具朱熹云儀禮注疏說已分明  
天子無期器凡有服者必斬三季以周案傳曰爲祖後  
者服斬爲經祖父母發也君服斬故臣從服期也注曰  
今君受國亏曾祖爲經不杖期發也君之爲祖後者服  
斬臣辱從服期者以今君受國亏曾祖其祖未嘗立也  
若受國亏其祖則今君之臣卽祖之臣也臣爲其君自

斬矣庾蔚之申鄭志云祖爲國君五屬皆斬孫無獨期  
之義朱子亦宋孝宗之器畢鄭志此條亦淡服鄭君詳  
宋禮志及建炎以來朝野襍志然朱子謂天子之器有  
服心斬據宋事祖若父爲天子者言與鄭志尙合後人  
并謂君亡祖器不論父卒與否又不論父立與否皆服  
以斬非特非鄭君意并失朱子意矣近徐氏通考胡氏  
正義皆從劉績說祖父雖曾爲君旣老而傳嗣君從服  
期不斬與鄭朱之語竝違初不謂然然孟子嘗引書百  
姓器堯三載以爲舜攝之證又言舜旣爲天子矣又帥  
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季器是二天子以明臣無貳斬之

義

堯一日在位一日攝

不忍割

先帝之餘歲以爲己季

孝敬之至也

舜典曰微庸三十在位五十載亦以二

十八載并器三季爲微庸之季非卽位之季與孟子舜

攝之語合惟舜是攝故器畢復有避堯之子之事後世

上皇傳位亏太子太子亏明季卽改元行卽位禮

學者習聞其事遂誤讀尚書三十在位爲句矣

是則

太子攝位稱監國臣尋爲弔君斬爲位固弔君之位也

及其既卽位改元則臣爲今君之臣矣今君尋爲弔君

斬臣當從服期上以避二主之嫌下以明不貳斬之義

鄭志天子諸侯之器皆斬衰無期據見爲君而蒙者言

卽斬衰章君是也此則今君爲其子若孫其父祖乃舊

君也君爲祖斬自當依傳父卒爲斬臣從服期不必拘

注不立之說矣經曰爲君之父母祖父母是其子明爲

義  
孝敬之至也舜典曰微庸三十在位五十載亦以二十八載并器三季爲微庸之季非卽位之季與孟子舜攝之語合惟舜是攝故器畢復有避堯之子之事後世上皇傳位亏太子太子亏明季卽改元行卽位禮學者習聞其事遂誤讀尚書三十在位爲句矣是則太子攝位稱監國臣尋爲弔君斬爲位固弔君之位也及其既卽位改元則臣爲今君之臣矣今君尋爲弔君斬臣當從服期上以避二主之嫌下以明不貳斬之義鄭志天子諸侯之器皆斬衰無期據見爲君而蒙者言卽斬衰章君是也此則今君爲其子若孫其父祖乃舊君也君爲祖斬自當依傳父卒爲斬臣從服期不必拘注不立之說矣經曰爲君之父母祖父母是其子明爲

君者矣子旣爲君則臣之爲君之父母祖父母自應齊衰不杖期不必如鄭有廢疾不立之說傳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明是此君承重弔祖父喪不應從鄭受國曾祖之言

記公之庶昆弟爲母大功公子之妻從輕而重爲其皇姑期而不見其臣爲之服崔光議據器服厭降之例竝無從厭之文臣下宜服期亦從輕而重封偉伯議君服斬然後期君服大功安皋亦期也從服降一等未有君輕而臣服重者宜齊衰五月以周案禮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是君厭服總臣降無服亦不從輕而重以

此推之封議爲長

器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有三節其一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仕焉而已者也鄭元云謂老若廢疾而致仕者爲小君服者恩淺亏民虞喜云廢疾沈淪固同人伍齊衰三月可也老而致仕臣禮既全恩紀無替自應三季仕焉而已者謂旣仕而玄義同人伍自以周案下經曰在外則此爲身在本國者可知下經竝曰大夫傳意謂君猶未絕則此爲仕焉而君絕者亦可知曾食其祿居其國援國人之例齊衰三月不敢同見爲臣之服斬又爲小君服不敢竟同亏國人其一大夫在外其妻長

子爲舊國君傳曰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袞也石渠  
議云戴聖曰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太君不絕其祿  
位使其適子奉其宗廟故以長子爲文肅大傳曰長子  
者先祖之遺體也大夫在外不畢親祭故以重者爲文  
鄭元云此在外待放已太者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  
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長子太可以無服鄭所  
云案禮妻爲期而長子三季今夫雖在外妻尙未袞恐  
或者嫌猶宜期故言與民同則出國無服可知也所以  
別言之者明夫旣太位妻便同亏民爾敖繼公云云舊  
國君明妻子亦在外也傳似失之以周案大夫身違宗

國故曰在外此主大夫之妻長子言大夫服見下章非大夫在外不自服也賈疏謂大夫在外其身不服非也經云大夫在外則其妻長子在外可知其云舊國君者主大夫在外立文非據其妻子言敖氏不信傳文遂謂妻子皆在外誤鄭注妻雖從夫而出云云是據其從出且有服以明其未公故曰雖一以見經妻長子主未公言一以見傳補經意亏妻言與民同是可無論公不公亏長子言未公則公不與民同服闡發經傳取爲精審非若敖氏鹵莽減裂也經舉長子者謂君不之絕因使長子埽其宗廟而主其祀下傳言君埽其宗廟則大夫

既仕亏他國而長子亦去矣舉長子者以主祀宗廟也  
戴次君之說是不然庶人居其國尚爲國君服豈獨大  
夫之長子乎倘庶子遂無服乎白虎通義云臣待放亏  
郊者冀君覺悟能用之所以言放者臣爲君諱若言有  
舉放之也君不絕其祿者示不欲其去也以其祿三分  
之二與之一畱與其妻長子使畢祭其宗廟賜之環則  
反賜之琰則太此其義也 其一大夫爲宗子舊君傳  
曰大夫去君埽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鄭元云大  
夫待放未去者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亏郊教繼

公云云君埽其宗廟見猶望其復反之意所謂猶未絕者此也然則已絕者其不爲此服乎亦似與經意异矣以周案此卽大夫身違宗國者主大夫自服言經文大夫爲宗子舊君連讀傳文可據大夫以道公君而君不絕其采祿以代祭其宗廟故雖已仕他國亦爲反服或說已仕不服非傳云大夫公注言未公與傳違胡氏疏云大夫公與未公皆爲齊衰三月鄭特舉其一端目

總衰章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曰以時接見乎天子卽弑賈公彥說諸侯之大夫不接見天子則不服射慈說諸侯之大夫有出朝聘之事會見天子故言時會雖未

會見猶服此服士以下不服方苞說士從君朝覲遭大  
器無獨吉服之理胡培翬云士在王朝遭器亦當如戴  
德所云服白布淡衣糲冠而豈遂吉服乎

石渠論云戴聖云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當總衰旣葬除  
之大夫之臣無接見之義不當爲國君也間人通漢曰  
大夫之臣陪臣也未聞其爲國君也又問庶人尙有服  
大夫臣食祿反無服何也通漢對曰記云仕亏家者出  
鄉不與士齒是庶人在官也當從庶人爲國君三月服  
制曰從庶人服是也右君服

受業金壇林之祺  
受業鎮海梅鼎恩  
全校

器服通故二

禮書通故第九

定海黃以周述

器服傳有傳重持重受重之語卽後世承重之制所由始杜琬說孫攝一家之重居諸父之右祖無重可傳而孫以重自居亏義爲乖王敬說所重在先祖之體蓋非廢土財計之謂不費正體而必云廢土忽其敬宗而重其財計此非義矣經有爲君之祖服期是爲臣從君服從服例降一等此則君爲祖三季矣旣爲君而有父祖之器謂父祖竝有廢疾不辱受國而已受位亏曾祖者也祖不受國無廢土可傳而猶三季斯蓋正統費體之

義不必以叢土傳己也以周案傳云大夫有貳宗士有  
隸子弟貳宗者何大宗小宗是也士未起爲大夫不辱  
有大宗之名而五世內迭相爲宗隸其子弟固有小宗  
之實所謂承重者承此五世宗適之重也器服父爲長  
子傳曰正體亏上又乃將所傳重也舊說以此長子爲  
五世之適鄭注據小記不繼祖與禼以爲長子不必五  
世則繼祖與禼之小宗亦有正體傳重之義矣是以制  
服父爲長子三季爲眾子期祖爲適孫期爲眾孫九月  
長子爲父後以杖卽位與眾子不同適孫爲祖後加服  
三季亦與眾孫有別皆爲其正體又以傳重也凡爲後

者正體與傳重竝重其有正體而不傳重者如適子廢疾是有傳重而非正體者如庶子爲後庶孫爲後是皆不專加服三季惟正體又將傳重乃爲加服此爲上下通制凌次仲力主杜說必有宗廟土地廢位人民而後謂之重五世則遷之小宗已爲無重可傳如其說古立小宗法亦爲過舉矣

鄭元說曾子問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爲其母無服服問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驥乘從服惟君所服服也妾先君所不服言惟君所服申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

蓋不可皇侃說小君沒則辱申其爲父後者之總服若小君猶在則其母厭屈故練冠賈公彥說曾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服問所云據小君沒後其庶子爲辱申故鄭云申君是以引春秋之義母以子喪若然天子諸侯禮同與大夫士禮有異也孔穎達說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總是周法曾子問言古者天子是據今而道夷代以周案總麻章庶子爲後爲其母義通大夫以上非庶子王爲母無服或說大夫以上無總似庶子王不爲其母服不知古所謂絕服者絕其旁親之服自說詳下如庶子王不爲其母服曾視亦亏宮中之不若無是禮也母不厭子庶子練冠五服外厭亏先君非厭亏小君鄭云申

君亦謂申總非申三季也君服其母總故羣臣降一等無服三月葬虞之後君有事則除服喪居則練冠以終三季可也若直器之如小君是周之末失也時君行是禮孔子亦從其實而書之說者遂以爲春秋之義鄭志答趙商云春秋經其事箸明但如事書之學者當按禮以正鄭注是皇賈孔說皆非

異義云左氏說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季之器而出朝會非禮也謹案禮妾母無服賤妻子不立而他妻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賤妻子爲君義如左氏鄭元駁云器服總麻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自天子

下至庶人同不尋三季魯宣公所以尋尊其妾母敬羸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返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尋爲之三季亏禮爲通乎以周案左氏家說庶子爲君者母以子資義同夫人穀梁家說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不尋致之太廟服以小君鄭同穀梁亏禮爲合

賀循說庶子爲父後爲其母總庶子之妻自如常禮尊所不降自天子達亏大夫孔瑚說庶子之妻不尋如禮服其私親以身爲宗主奉脩祭祀故也凡婦服夫黨皆降一等唯公子厭至尊故其妻從輕而服重蓋禮亏皇

姑此不辱以公子爲例虞喜說庶子厭亏承重其婦當  
依公子之妻綦母遂說公子不繼祖禰故妻辱申皇姑  
夫人致齊而會亏太廟不安踰至尊亦當服總麻以周  
案服期則已重無服則又輕綦母說從夫服是曾子問  
注庶子王爲其母無服其妻亦當從夫孔說庶子妻無  
服從此

劉寶說經無孫爲祖三季之文小記云爲祖母三季謂  
自無後養人子以爲孫者爾器服傳父卒然後爲祖後  
者斬謂父亡乃下爲長子斬非孫上爲祖斬也王敬駁  
之云小記祖父卒然後爲祖母後者三季此謂孫爲祖

後也言爲祖母三季祖父三季可知也如劉意小記當云父卒然後爲長子三季且養人子爲己孫與己自有孫豈異哉以周案王敬說是鄭注小記云祖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今律適孫祖在爲祖母服斬自乾隆閒吏部議睢州知州某始也

劉表說父亡在祖後則不尋爲祖母三季以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爲祖服期父亡之後爲祖母不尋踰祖也劉智說適孫服祖三季誠以父卒則已不敢不以子道盡孝亏祖也父卒則祖母當爲己服期己不尋不爲祖母三季成案說此則己受重亏父不受重亏祖不尋爲

祖母三季禮舅沒則姑老爲傳家事亏長婦也吳商說  
婦不踰夫經傳無據適行庶服義又不通齊衰章臣爲  
君之父母祖父母期臣從服期則君三季也此君受國  
亏曾祖不受國亏祖猶爲服三季則凡爲後者皆三季  
何必受重然後三季也粲說謬矣

賀循云父死未殯而祖父死服祖以期既殯而祖父死  
三季以未殯父尸尚在人子之義未可以代重也虞喜  
云如此則祖無傳重假使祖爲國君己爲適孫祖沒已  
嗣此受封亏祖羣臣服祖三季而已服一期齊衰送葬  
斬杖無主雖云尸在未忍如大父何庾蔚之云賀循所

記謂大夫士以周案不忍父必忍祖既忍祖矣父必不安賀循所言卽指大夫士亦非

杜佑云庾蔚之謂適孫亾無爲後者今祖有眾孫不可傳重無主次子之子居然爲傳重范宣議是也適孫已服祖三季未竟而亾此重議已立正是不辱卒其服爾猶父爲適居器而亾孫不傳重也次孫搝祭如徐邈所苔徐云一孫搝主本服如故若期既除當以柔服臨祭依心器以終三季何承天司馬操竝云接服三季未見其據以周案此當以祖葬不葬爲斷祖未葬而適孫亾又無適曾孫則次孫接服承重宜如何司馬所說或疑服定亏初器之日甫已服期今不

當接服斬而更爲重制然據經子嫁反在父之室三季  
鄭注謂遭器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以三季之  
器受是服可再制明矣若祖已克葬則次孫攝祭當如  
徐庾之說

譙周云禮庶子不爲長子三季不繼祖與禰也謂庶子  
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爲不繼祖合而言之也劉智說祖  
禰兩舉之者明父之重長子以其當爲禰後也父以己  
當繼祖故重其服則孫爲祖後者不卑輕也則爲庶祖  
後者亦三季杜琬說庶祖無適可傳則非正體乎上傳  
重之義既無大夫士之位無適統之重而孫以重自居

亏義爲乖凡祖是庶而父爲長宜服齊衰庾蔚之說祖  
庶父適己繼父統而不謂之繼祖則祖當誰祭之所謂  
繼是承其後爲之祭故云傳重而服之斬以周案當從  
譙說參見宗法門

記小記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王仲  
邛云祖庶母不祔亏皇姑己受重亏祖當爲祭主不辱  
申其三季若受重亏父代而養爲後可也以周案義詳  
疏衰三季章慈母如母傳凡爲慈母者皆主妾子言適  
子受祖父之重不辱後慈母惟爲慈母後者己可以爲  
庶母後子亦可以爲祖庶母後此雖無傳重之名而辱

同爲後之服記意如此觸類言之庶子之適可爲生祖母持重服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季義兼適庶宋王洙議誤

賀循云其夫爲祖曾祖高祖後者妻從服如舅姑孔瑚云假使元孫爲後元孫之婦從服期曾孫之婦尙存纔總麻近輕遠重情實有疑虞喜云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又若爲宗子母服則不服宗子婦以此推元孫爲後若其母尙存元孫之婦猶爲庶不辱傳重傳重之服理直在姑矣庾蔚之云舅沒則姑老是授祭事亏子婦至亏祖服自以姑爲適所謂有適婦無適孫婦也

萬斯大云如庾言是一孫婦之身主祭則爲適服祖則爲庶義無一定且未聞夫爲適孫而妻不辱爲適孫婦者也故父死母爲內主者惟子幼未娶者自己娶未有不主重者也主重未有不從服者也縱姑總婦期止辱其常以周案此當以虞庾之說爲正娶服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注云適婦在亦爲庶孫之婦明適不可有二也參見下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

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雷次宗云據無所厭降則期爲輕言報者明子亏彼則名判亏此故推之亏無尊遠之以報服女子雖受族亏人猶存父子之名故

尊加尊而降之以周案凡服之不報者以尊降也爲人後者之父母報不敢以尊自居故雷氏云推之亏無尊遠之以報服謂如世叔父母之亏昆弟之子以旁尊不足加尊而報之也雷氏復以爲女子適人者猶存父子之名尊以尊降其意爲人後者亏其所生無父子之名也經曰爲其父母者欲箸其服不尊不繫之其父母也歐陽永叔等謂爲人後者亏所生不易父母之名以此經爲依據時臣俱不以爲然憎未有據雷氏此義以折之者然以經例言之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曰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皆不易其父母之名何爲亏此

獨絕古人世叔父亏其昆弟之子尙有父子之偁何爲  
亏此獨斲且降者推而遠之也報者引而近之也女子  
適異姓其疏者也男子後大宗其親者也遠而疏者不  
易父子之名其近而親者獨斲而絕之豈禮意哉程子  
朱子以爲同堂其坐兩父算別竊謂天子之家君甫名  
父固未嘗有兩父之嫌士大夫家之俗偁曰爹曰爸亦  
有可別者矣至臨文之偁當別之以官號謚號段懋堂  
以爲謂之本生父本生考可也此說卻未可據偁所生  
曰本是二本矣

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一等前爲其祖父母無見文

王彪之崔凱等議女子子適人有歸宗之義故上不降祖下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今出後大宗大宗尊之統收族者也故族人尊之百代不遷其父母報之期所謂尊祖故敬宗也又曰持重亏大宗者降其小宗降其小宗還當爲祖父母大功目雖在五服之外皆降本親一等程瑤田夏忻說女子子出適不降其祖爲人後者亦當不降其本生祖爲其祖父母服期爲曾祖父以上服齊衰三月始協以周案爲所生祖父母期何以別所後之祖乎程夏之說不可從 又爲人後者之子爲所生祖父母亦無見文孔正陽等說爲人後者服所後之親

若子爲其本親降一等不言代降一等者以爲至其子  
以義斷不復還本親服故也賀循說爲出母齊衰而杖  
其子又不從服今出後者亏父母乃爲不杖期恐其子  
亦不辱反重也劉智說爲人後服本親不傷亏爲後者  
若子則其孫亦然矣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足以明  
所後者爲重無緣辱絕之矣徐乾學云父所後者爲疏  
屬孫竟無服以祖孫之至戚而等之路人毋乃非人情  
乎以周案女子之適异姓者其子尙爲外祖父母服而  
男子之後同宗者其子乃可不爲所生祖父母服乎以  
此推之崔凱劉智說是賀氏擬以出母服不倫

器服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馬融云不言  
姑者明降一體不降姑也鄭元云不言姑者舉其親者  
而恩輕者降可知敖繼公云經亏爲人後者惟見其父  
母昆弟姊妹之服餘皆不見是亏本服降一等者止此  
親爾以其與己爲一體也自此之外正親旁親皆以所  
後者之親疏爲服不在此數矣以周案馬說失之厚敖  
說失之薄鄭注爲長經惟見父母昆弟姊妹之服餘皆  
不見下記云爲人後者亏兄弟降一等正補言所不見  
者亏兄弟服降一等是降不止一體矣賈疏爲人後者  
爲其昆弟云本宗餘親皆降一等是也段懋堂胡竹村

竝申教說不可信傳記兩言若子竝謂亏所後之親若子未嘗謂亏所生之親亦以所後之子服之也褚摺升云如教說本生正親皆以所後者之親疏爲服假使爲疏屬之後則祖父母以上俱無服矣安乎否乎此說是已

器服記爲人後者亏兄弟降一等報段玉裁云兄弟二字當化其昆弟胡培翬云兄弟卽昆弟亏兄弟降一等卽經所謂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是也不曰昆弟而曰兄弟蓋兼姊妹言之然降一等之服已見亏經而記復言之者爲報言也以周案記

孝後言兄弟服凡八見或晐族親言或專指小功以下  
言未有以之言昆弟者昆弟爲同父兄弟之定名兄弟  
爲荀親器服之通名段胡二人信教氏之邪說以爲爲  
人後者亏其所生降一等服祇及父母昆弟姊妹餘皆  
以所後之親疏爲服亏此兄弟例不合遂改經強說以  
從貳見謬矣

器服記亏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賈公彥云此等之  
服已見斬衰章教繼公云之子二字當爲衍文所後者  
之兄弟皆如所後者親子之爲戴震說通典載賀循說  
引他亏所爲後者之子兄弟若子其所見記文未誤所

爲後之子者其女子子也程瑤田云所爲後之子設言所後者之真子也真子之兄弟小功以下之親今爲之服如真子以周案斬衰章爲人後者傳補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亏外親兼言昆弟昆弟之子亏本親祇舉祖父母妻故記補言所後之兄弟之子兄弟之子卽所後房親期功兄弟之子也所後者無昆弟容有兄弟之子諸說皆非顧亭林合上節報字爲義大謬不錄其說

賀循云小記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此謂子出時已昏若至所爲後家方昏不服本舅姑熊安生孔穎

達說夫爲本生父母期故其妻降一等服大功不論識  
辨舅姑與否以周案熊孔斥賀當已亏夫所生父母仍  
稱舅姑者猶器服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也記言此者  
嫌其妻或據所後者之親疏以服舅姑也凡爲人後者  
其妻若子服其所生皆同此例後人有以所後者之親  
疏爲服謬右爲所後及其私親服

齊衰不杖期章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  
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馬融云歸宗者歸  
父母之宗昆弟之爲父後者曰小宗王肅云嫌所宗者  
唯大宗故曰小宗明各自宗其爲父後者也敖繼公云

其亏爲父後者特重以其爲宗子也以私親言之故曰  
小宗其昆弟雖繼別猶謂之小所以別亏夫家之宗也  
以周案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爲宗子是爲大宗服也  
齊衰不杖期章爲昆弟之爲父後者是爲小宗服也大  
宗與小宗別齊衰三月與期別敖氏搨而合之固非以  
繼別之宗爲小乃以大宗歸之夫家更屬無稽鄭注小  
宗有四丈夫婦人之爲小宗各如其親之服此爲經外  
補義

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馬融云謂  
一族男女皆爲宗子母與妻鄭元云婦人女子子在室

及嫁歸宗者也王肅云此謂族人無復五屬者反爲其宗子服也敖繼公云婦人謂絕屬之女子子在室者及宗婦也若在嫁叔之列者則不服之以周案婦人指本宗女子不兼宗婦古義皆同爲婦人宗父不宗夫也敖氏之誤程易疇駁之詳矣王云此無復五屬者申其說者以爲五屬外齊衰三月其五屬內有期服者服齊衰期有功服者亦齊衰三月乃受以功衰以足其本服月數而止下記鄭注已詳之但本章明言無受安葬有卒哭而受之事傳亦明言齊衰三月不閼有九月五月之服背經立義殊有未安林氏求義因謂經止言宗子未

嘗別其屬之親疏則是凡爲宗子不論其絕屬與否皆爲之齊衰三月惟爲宗子之錫始有親疏之異記宗子孤爲錫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此專就錫服言之與成人服無涉以周謂記爲錫大功衰小功衰舉疏遠立文此曰丈夫婦人爲宗子亦遠之之詞鄭注大功章婦入子云因出見恩疏馬注小功章丈夫婦人云明疏遠故以遠詞言之可互證也王云此謂族人無襍五屬者其義自正如林氏說豈齊衰期親亦可降而三月乎親如邦人自爲宗子通例但非先服齊衰三月再受本服如鄭所說目林氏矯之過矣

鄭元云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父卒昆弟之爲父後者宗子句亦不敢降射慈譙周賀循說大宗子亦不降李如圭云如鄭義則繼補之宗子嫁者不敢以尊降若大宗子案齊衰三月婦人爲宗子鄭謂女子在室及嫁歸宗者則出嫁者不服以周案李氏申鄭是

傳曰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賈公彥云宗子父已卒宗子主其祭今宗子母在季未七十母自與祭母亦宗人爲之服宗子母七十以上則宗子妻專與祭宗人乃爲宗子妻服也顧炎武云祭統云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是以舅沒而姑老明其不與祭矣雖老固嘗

爲主祭之人而禮無二敬故爲宗子之母服則不爲妻服以周案鄭注特牲禮云主婦主人之妻雖姑枉猶使之主祭祀內則曰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必請亏姑據鄭彼注亦姑老不限七十舅沒卽授祭亏子婦矣但冢婦卽尋主祭祀而必請諸姑則仍以姑爲主故宗人猶服其母服其母則不服其妻者無二尊也賈疏以與祭不與祭定服不服殊謬

馬融云五屬孫雖爲大夫不敢降宗子故服齊衰三月尊祖故不降也李如圭云大夫不奪宗故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亏宗子之家小宗且

然大宗可知以周案經大夫爲宗子謂大宗也李說是爲宗子齊衰三月兼絕屬言馬說專指五屬未是右宗子

大功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妹

子

鄭元云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傳曰嫁者其嫁亏

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辱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鄭元云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

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

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畢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廟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賈公彥云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  
一字旣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自安必是鄭君置之鄭君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秦蕙田云傳文下言爲世父母廿一字當是注文而傳寫者誤大書以連亏傳爾阮元云此二十一字乃鄭所引舊讀之文與下此不辭相連皆爲注文而上節鄭注舊讀以下三十二字當次亏傳文女君同之下一氣相連文義顯然鄭引此舊讀而破之曰此不辭欲顛倒傳文也自寫

者誤分注爲兩截竄舊讀三十二字亏傳曰之壽而又誤鄭注下言二十一字爲傳文遂爲學者大疑向使此二十一字爲傳則舊讀甚是鄭若破之是破傳非破舊讀矣鄭不言傳誤而但言舊讀誤是傳必不與舊讀合矣以周案秦阮校傳下言以下二十一字爲注文良是然據賈氏疏傳文女君同後本有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十字舊讀以傳爲君之黨服兼庶子女子子子言而移此經文十字亏傳文後別爲一條故賈氏云爾鄭注易傳不易經則女君同之下不宜有此十字淺人欲合舊讀鄭注兩本而一之故竄之如此舊讀之誤在求合

亏傳鄭雖不言傳義有誤而云文爛在下明正傳文有  
誤矣阮氏謂舊讀不與傳合鄭不言傳誤非也其移經  
注亏傳下亦非鄭注下言以下二十一字此不辭以下  
七十一字竝宜連書亏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一節經注  
之末其云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云云則傳注也傳亏  
未嫁之上特箸成人二字則鄭逆降之說亦未可遽斥  
矣古者女子季十五以上乃許嫁六禮行亏期季之中  
故許嫁卽有逆降之例非若後世髫季定婚也或者據  
後世之事而議古逆降之非所謂不揣其本而欲齊其  
末也

右世叔父母

鄭注原本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注云云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舊讀合  
大夫之

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母經與此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尋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

傳曰嫁者其嫁亏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

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尋與女君同成人文子子

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鄭釐正本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尋與女君同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傳曰嫁者其嫁亏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

也

舊讀本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

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

傳曰嫁者其嫁亏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  
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尋與女君同

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經婦爲舅姑齊衰不杖期劉岳書儀定婦爲舅斬衰三年姑齊衰三年明孝慈錄舅姑皆斬唐李苦李涪等議婦爲舅姑及女子適人爲其父母皆齊衰不杖期以婦人不貳斬也父母之器尙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以周案人無二天亦無二斬故子非父不天父枉則母降矣婦非夫不天從夫則父母皆降矣禮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以其父母之期服服舅姑亦云可矣且夫以三年而復寢婦亦俟夫終器不敢遽被綺紝之飾故曰與喪三年器不空

魏仁浦議婦爲舅姑宜定三季之器三季之內凡筵尚存豈可夫處苦塊之中婦被綺紝之飾夫婦齊體京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理本以周案晉荀訥說子婦爲姑旣除器時人以夫家有器猶白衣是則婦卽除服其平時亦未嘗遽被綺紝之飾亦用纖縞之服也至祥禫用祭時夫易朝服婦亦自服禮服小祥則夫婦皆凶服也仁浦之議殊謬又唐李涪云婦爲舅姑十五月而禫禫後四庭尙繁婦服繁縞衣以俟夫之終器案縹以絲爲之與綺紝何异云十五月禫尤誤近儒多信李說亦未審矣

右舅姑服

記襍記宗子母在爲妻禫鄭元云宗子之妻尊賀場說父在適子爲妻不杖不杖則不禫若父沒母存則爲妻

尋杖又尋禪凡適子皆然嫌宗子尊厭其妻故特云然賀循說若非宗子其餘適母在爲妻並不尋禪以周案場意母不厭子姑不厭婦嫌宗子母尊故記特言之循意此惟宗子爲然其餘婦厭亏姑據器服傳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襍記爲妻母在不稽願是姑有厭婦禮與鄭義合禪必杖杖未必禪場云不杖則不禪亦未是

鄭元云適子父在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父在爲妻以杖卽位謂庶子賈公彥云自天子下至庶人父皆不爲庶子之妻爲器主

故夫皆爲妻杖辱申也孔穎達云或云適婦之器長子亦辱以杖祇不辱卽位程瑤田云杖期章妻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此條下文不增一字則是士庶爲妻不論父在父卒並杖期也至不杖麻屨章乃曰大夫之適子爲妻則是爲妻父在不杖期專爲大夫之適子特箸一例故傳問曰何以期也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然既不降則當如眾人在杖期章今乃移入不杖期故又問曰何以不杖也因答之曰此大夫父也父在則爲妻不杖若大夫卒則仍歸之亏杖期矣以周案大夫之庶子爲妻父在大功公子父在爲妻在五服外

皆不爲妻杖器服小記云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卽位專指士言賈疏非也鄭注引此者明父在適庶子有杖不杖之別經杖期章妻主父沒爲文也父沒爲妻杖期大夫之適庶子士之適庶子皆同鄭意如此其實杖期章止言妻不分適庶亦無父在父沒之文不杖期章云大夫之適子爲妻以父在爲文又止言大夫亦不通亏士蓋杖期章所謂妻通士之適庶及父之存沒言大夫之適庶子父沒爲妻亦同其父在則適子不杖期庶子大功則與士之適庶子异故下二章又別言之下二章箸其別則此杖期章妻統其同可知矣但士之適庶子父

在爲妻皆杖期而有卽位不卽位之分器服小記云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卽位可也庶子可以杖卽位爲父不主其器也適子之妻父主其器適子可以杖而不可以卽位禮記云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孔疏其子長子之子祖在不厭孫其孫尋杖但與祖同處不尋以杖卽位此士主適婦器適子尋杖而不以卽位正同茲例孔疏所引或說甚合經意不杖期章傳云父在則爲妻不杖專爲大夫之適子發固不關士禮記云爲妻父母在不杖主大夫之子以上言亦非謂士之子器服小記云世子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世子謂天子諸

侯之適子天子諸侯大夫之適子父在皆不爲妻杖故  
襍記云然而天子諸侯之適子不杖其妻必舉大夫之  
適子爲言者明爲妻不杖期自大夫適子始其士固杖  
期也鄭注謂士之適子不爲妻杖非特與禮經文不合  
弓記文亦多戾程氏解經傳文嚴爲明順而駁者以爲  
父主適婦之器既杖其子不昇杖非也舅爲適婦大功  
不杖

孔穎達云襍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穎不杖屬弓父  
在不稽穎屬弓母在范宣子云在有二義一者生存爲  
在一者旁側爲在此謂在母之側爲妻不杖但父母在

之文相連爲一而父爲存在之在母爲在側之在於義未安以周案范說固非孔疏亦未尋襍記下文別言母在不稽類則此母字衍也春官大祝疏兩引記云父在爲妻不杖不稽首

石渠議云父爲長子以其爲五世之適也馬融云記言庶子不爲長子三季不繼祖也明爲五世之適父乃爲之斬也鄭元云小記言不繼祖禡則長子不必五世器服傳父爲長子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季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也但言祖不言禡容祖禡共廟賀循虞喜庾蔚之說長子是四世之適

程瑤田云傳正體亏上言己與尊者爲一體而爲傳重之人也其長子適適相承是己所受之重將亏長子傳之故曰又乃將所傳重也注意以長子當先祖正體吾乃重之不合傳旨禡廟之重非庶子所尋受亦非庶子所能傳其長子烏尋繼祖哉傳重故繼祖不傳重故不繼祖服三季與不服三季繼祖不繼祖之分而已矣以周案長子爲父後者之長子不必五世鄭注爲是如戴馬諸義舍子而言曾孫未合經旨器服傳正體亏上是正義又乃將所傳重是餘義凡爲後者皆傳重而傳重不必三季惟長子正體亏上又將傳重故加以三季爾

鄭注正體就長子說又注下適孫云凡父亏將爲後者  
非長子皆期甚合傳意胡氏正義反題程說殊爲失察  
齊衰三季章母爲長子記妾爲君之長子亦同萬斯大  
云此專指宗子之妻非凡爲母者皆爲長子三季也庶  
子不爲長子斬庶子之妻其服長子亦從庶子而殺當  
與爲眾子不杖期同又小記云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  
同則母之爲長子因父爲隆殺妾爲君之長子視女君  
爲輕重可也以周案張橫渠疑經殊謬今從萬說又父  
爲長子斬母爲長子齊皆三季若長子有廢疾不堪受  
重宜如眾子不杖期詳見通典劉玢說孝慈錄父母爲

適子皆齊衰不杖期

雷次宗云父不以大夫之嚴降祖禰之主母亦安敢以婦人之尊降所天之適故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如舊曰妻從夫服則當云夫所不降妻亦不敢降今言父母者豈非自子而言邪以周案傳不敢降謂不敢降其祖禰之正體鄭注本明雷氏所駁舊解誤以為不敢降服敖氏因斥傳文不空言不降繩貳紕繆

敖繼公云觴小功章大夫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觴公之昆弟爲其庶子服與大夫同則爲其適子服亦三季與大夫同矣公之昆弟不繼祖禰者也而其服乃若是

則所謂庶子不尋爲長子三季者其謨矣乎以周案公之昆弟雖上無所承而身爲別子其長子爲繼別之大宗與尋常庶子之子自異鄭注公之昆弟猶大夫明其服子與大夫同例也敖說公之昆弟尋服長子三季是也但以是推凡爲庶子者爲長子服因斥傳記斯爲謬矣

不杖期章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石渠議云唯子不報言猶斷期不尋伸其服也鄭元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主女子子似失之矣雷

次宗云報之爲言二服如一父母爲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期女子子適人亦爲父母期與報相亂故經別其非報叔繼公云男子爲父三季與期服異故曰唯子不報盛世佐云男子爲父斬不枉報中明矣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之服與其餘十人同嫌亦枉報中故辨之鄭譏傳失蓋未達斯意也上經云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而不及女子子是女子子不枉報中之證夏炘云唯子不報單承姑姊妹女子子言之上節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則女子子不報已枉言外此節特顯言之目大夫之子爲世叔父母子昆弟

昆弟之子本隨大夫大功今因尊同加服期無所謂報也以周案經唯子不報必兼男女而後其餘十人之相報乃截然分明鄭釋經文本是傳惟舉女子子者嫌女子子適人爲其父母期與報相亂故辨之雷盛之申傳亦是也但下文又云其餘皆報似亏男子亦爲報矣故鄭譏之其實傳所云其餘謂其餘十人亦非謂男子也敖說非夏說較通 又子在昆弟之上舊說大夫之子所生子敖繼公說此亏其子不別適庶以父在故自傳曰有適子者無適孫郝敬說此世叔父之子也盛世佐云子眾子也不言眾文省若適長雖不爲大夫而大夫

之適子服之當斬上斬衰章云父爲長子是也父以子在無適孫子不以父在無適子若世叔父之子禮經謂之從父昆弟在大功章大夫之子當降服小功若以尊同不降大功可矣豈反增之爲服期乎以周案子謂眾子盛說是敖氏謂不別適庶與斬衰章父爲長子文違郝說更非大夫之子宜兼適庶爲是萬氏專謂適子章氏駁之傳曰父之所不降指父身之世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言章氏卽指子所服之十二人程氏駁之說詳胡氏正義

大功章適婦傳云不降其適也敖繼公說不杖期章大

夫之適子爲妻傳曰父之所不降是亦服大功也亏庶  
婦降之而至亏不服方苞云庶婦服見小功章赦誤以  
周案大夫不降其適故爲適婦大功庶婦本服小功降  
之宜在總麻大夫無總故至亏不服赦說是不杖期章  
疏大夫爲庶婦小功失之方沿賈誤若適子有廢疾不  
堪受重雖適亦降適子如眾子適婦如庶婦器服小記  
云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是也禮適婦大功  
庶婦小功唐律加適婦不杖期眾子婦大功今律同禮  
適孫期適婦大功祖父母同今律祖父爲適孫期祖母  
大功祖父爲適孫婦小功祖母總皆與禮異右妻子子  
婦服

卷服二

受業鎮海梅開恩  
從子家楠全校

器服通故三

定海黃以周述

禮書通故第九

不杖期章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鄭元云兩言之者適子或爲兄或爲弟敖繙公云斬衰章父爲長子則大夫之適亦謂其長子未必指爲弟者也此以古之文法不可單言昆故連弟言之以周案宜從注如敖說是庶長不尊爲兄乎

大功章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鄭元云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其亏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賈公彥云舊讀謂馬融之等以昆

第二字抽之在傳下鄭檢經義昆弟乃是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所爲者父以尊降庶子則庶子亦厭而爲昆弟大功以周案舊讀昆弟二字在傳下凌次仲以爲在傳曰之下文既不順徐健庵程易鳴從舊讀昆弟二字併下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其爲一條胡墨莊云置昆弟二字亏下條之上則昆弟爲誰之昆弟亏義無屬亏文不辭是也胡竹村以爲上屬下屬皆非當屬衍文未是郝仲輿讀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又連上傳父之所不降爲文變誤

鄭元云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皆者言其互相

爲服尊同則不相降其爲士者降在小功適子爲之亦如之李如圭云皆者皆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也敖繼公云此文承上經兩條而言則皆云者皆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也以周案如李說則經宜見大夫之適子一條敖氏兼用鄭李附說旣云承上而言而云經文附庶字亦非

總麻章從祖昆弟之子敖繼公云爲族曾祖父族祖父族父族兄弟皆總其族昆弟固相爲矣此則族父報也餘爲有親卑者之輕服略之而不報盛世佐云經惟見其一文不具也敖說非

大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眾昆弟鄭元云爲眾昆弟父在則同父歿乃爲爲父後者服期也盛世佐云此眾昆弟凡不爲父後者皆是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與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同不必父歿乃爲之服期鄭注非以周案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期爲昆弟大功俱從大夫服此則女子子以出降其親與不杖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對文立義彼傳文據父卒說賈疏已明之矣則此云眾昆弟當以庶孫之例亦之鄭注是胡氏正義反從盛說何邪盛氏又謂眾昆弟兼女昆弟言尤誤胡氏已駁之

大功章姪丈夫婦人報鄭元云爲姪男女服同赦繼公  
云章首已見爲姑適人者之服此似不必言報報字非  
誤則衍盛世佐云姪丈夫婦人報與上宜合爲一節言  
女子子適人者爲此四等之親服而此四等之親亦以  
是服報之也丈夫男昆弟及姪也婦人女昆弟及姪女  
也上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主丈夫言此則兼言婦人  
故復云報以明之以周案赦盛諸說皆非當從鄭章首  
姑姊妹節爲姪昆弟之丈夫婦人立文不言報故此節  
文箸姑爲姪丈夫婦人之文且言報以明之報者報之  
也凡言報者勿尊報卑之辭此與小功從母節文法正

同小功章丈夫婦人報謂從母報姊妹之男女此言丈  
夫婦人報謂姑報昆弟之男女馬注小功長彌節云丈  
夫婦人遠辭又注小功從母報云諸母報姊妹之子然  
則經遠之曰丈夫婦人而服以功服者正所以明報之  
義也自解者以此報爲卑報尊殊乖經例且與章首姑  
姊妹條意繩義複敖氏因謂經有衍誤繩弛紕繆凡經  
言女子子者本對父母爲文亦有對昆弟言者爲男子  
女子亦竝文也若姑義不尋稱女子子故經必曰姑  
妹女子子繩案言之此節爲姑立文義不尋蒙上女子  
子是以鄭分兩節自盛氏謂兩節竝合徐氏通攷胡氏

正義從而和之而鄭義日晦矣

昆弟子婦之服經無見文王肅云父爲眾子期其妻小功爲兄弟之子期其妻亦小功唐開元禮爲夫之伯叔父母報宋政和禮爲兄弟之子婦爲夫兄弟之子婦竝大功徐乾學云據顏師古等所奏則當時實服大功開元禮爲夫之伯叔父母報云報者卽爲兄弟之子婦服大功之明文也以周案禮適婦大功庶婦小功昆弟之子與眾子同服昆弟之子婦宜與庶婦同服器服傳弓不杖期章世父母叔父母及昆弟之子夫之昆弟之子竝云報小功章夫之姑總章夫之諸祖父母亦竝云報

獨大功章夫之世父母叔父母不言報則爲昆弟之子  
婦小功明矣如昆弟之子婦概報之以大功則反重亏  
己之庶婦服非禮意矣唐初服以大功本誤而魏徵顏  
師古等不正茲失反增適婦期庶婦大功以齊一之縗  
貳紕繆程易疇謂夫之世叔父母經不見報文不爲之  
服亦非右昆弟從父昆弟昆弟之子若婦

器服記言兄弟服凡八見傳云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  
曰小功以下爲兄弟鄭元云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  
亏兄弟降一等兄弟猶言族親也兄弟皆在邦加一  
等亏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以上又加也賈公彥說云

兄弟猶族親者下云小功以下爲兄弟恐此兄弟亦據  
小功以下卑降故曰猶族親也見大夫公之昆弟大夫  
之子亏兄弟及爲人後者爲兄弟等皆非小功已下猶  
族親所容廣也郝敬云親曰昆弟族曰兄弟婚姻異姓  
亦稱兄弟兄弟皆指小功以下盛世佐云兄弟所晐者  
廣凡旁親自期功而下及外親皆是以周案器服經傳  
之偁昆弟者皆同父兄弟之定名也其曰兄弟者旁親  
期功以下器服之通名也記首章大夫公之昆弟大夫  
之子亏兄弟降一等上曰昆弟下曰兄弟明有別也大  
功章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卽

記所謂大夫亏兄弟降一等則兄弟服上兼期親明矣  
襍記祔兄弟之塲則練冠鄭注以爲大功親以下則大  
功親固謂之兄弟也記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節義又  
不專兼大功故傳又以爲小功以下鄭注賈疏是也兄  
弟爲旁親期功以下其行輩之尊卑不必與己同而亏  
異族小功以下之親則又曰外兄弟服問云公子之妻  
爲公子之外兄弟鄭注云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  
總麻孔疏亦引此傳而申之云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  
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爲兄弟以外族故稱外  
兄弟則所謂爲兄弟指族親言不專兼外親亦明矣若

槭文之兄弟有兼昆弟者有兼外親者通言之不暇別也

器服經傳之外士器禮之兄弟亦謂小功以下餘篇之兄弟多兼期功言之爾雅釋親第兄弟之侮與器服經傳同例至先生爲兄兄之子諸文又通言之

戴東原段懋堂從郝說以兄

弟爲小功以下之專名其義難通又謂昆弟則惟大功以上可侮亦誤凡侮昆弟皆據同父爲文其異父者經必加從父從祖以別之大功章有從父昆弟小功章有從祖昆弟總麻章并有族昆弟及從母昆弟則小功以下亦可侮之曰某昆弟與大功章侮從父昆弟正同其必以從某別之者昆弟惟同父可侮大功亦不辱潤也近人多爲戴說所惑惟胡氏正義辨此尙明

記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鄭元云亏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以上又加也大功以上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賈公彥云父母有早卒者與兄弟同居而歿愍其幼孤相育特加一等夏炘云疏不然此不及知父母之子爲同居之兄弟加服一等非同居兄弟愍不及知父母之子爲之加服也以周案賈疏亦謂答其同居兄弟養育之恩也特語滯目右兄弟

記曾子問篇宗子爲煬而歛庶子弗爲後小記篇則云爲煬後者以其服服之舊說煬無爲人父之道故宗子

殤亦庶子弗爲之後而以本親之服服之或說以其服之服之以爲後之服也小記之所謂殤指已冠婚者言故尋立後曾子問之所謂殤指未冠婚者言故不尋立後以周案由夷一說則是後殤者之父與小記爲殤後之文悖由後一說則小記上文言男子冠而不爲殤下卽繼以爲殤後者云云正指未冠娶者言是與記文亦不合也俞蔭甫先生云小記所說是天子諸侯之禮先君雖以殤卒而爲殤後者必服以父子之服如僖之繼闋是矣曾子問所說是大夫士之禮故南孺子生男而卒則季康子不必爲之後也

器服傳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戴德說此謂父母爲子與昆弟相爲爾七歲以下至三月殤之以日易月生三月哭之葬亦園既葬止哭不欲酒食肉畢器各如其日月馬融王肅說以哭之日易服之月殤之期親則以旬有二日哭總麻之親則以三日爲制鄭元云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殤而無服者哭之而已爲昆弟之子女子子亦如之道亦睿說期親長殤中殤俱在大功下殤小功無服之殤雖無容在總麻應有哭之喪大功下殤總麻無服

之殤則已過絕總麻之長殤服名亦絕不應制哭故傳據期親以明之戴逵云如鄭義諸降之殤若復哭其生月則總麻長殤決不可二百數日哭鄭必推之亏不哭又非所允范甯云傳曰不滿八歲爲無服則八歲以上不當引此也尋制名之本意父之亏子下殤小功猶有總麻一階非爲五服已盡而不以總麻服之者以喪及人次目束哲云總麻不服長殤小功不服中殤大功不爲易月哭惟齊衰乃備四殤焉劉敞云長子本服三季殤之二十五日餘子本服期殤之十三日以周案此傳本文明據父子子八歲以上下殤小功不滿八歲無服

傷之以日易月有筮其哭既葬除之與生三月者同三  
月以下未名不哭殮而無服者殮之言傷也傷不必哭  
不飲酒不食肉傷之也哭傷之甚也大戴所說甚合傳  
義但傳主子女子子大戴兼昆弟相爲爲少异目鄭注  
以易曰爲哭日又推廣之爲昆弟之子女子子亦如之  
馬王肅又兼大功以下皆誤大功亏無服之殮與小功  
亏中殮總亏下殮皆已無服何爲亏生三月者要制哭  
日且如馬王說三月以上七歲以下皆唱以十二日之  
哭少長旣無筮別八歲雖疏尋三月之服七歲雖親不  
及半月之哭則筮別又爲過當江震滄曾以此難馬王

肅而有取亏鄭注沈果堂孔巽軒又駁鄭注謂逾月而  
葬葬而卒哭成人之器猶或如此而猥令七歲之殤連  
旬之外日日哭亦非禮意竊謂鄭以易日爲哭期非謂  
日日哭不罪以此爲難鄭注固勝亏馬王肅也

小功章傳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總麻章  
傳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兩文相反鄭元  
賈公彥說小功章發在從父昆弟丈夫下主丈夫服總  
麻章發在婦人爲夫之親下主婦人服禮無殤在齊衰  
者則所謂齊衰之殤大功之殤小功之殤竝據服其成  
人可知也總麻章庶孫之中殤中當爲下郝敬云小功

章以殤服權其中總麻章又以成人服權其重程瑤田說總章長殤中殤降一等四句皆經文總章之經據其成人小功章之傳則據其殤之本服大功乃齊衰成人之降者小功又大功成人之降者以成人之服言之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者以殤服言之則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也如此則總麻章庶孫之中殤無容改中爲下矣以周案兩傳文異自以參融爲安鄭注以丈夫婦人分說所謂齊衰大功小功之殤皆據成人本服爲言申之者謂凡殤若不就本服立文無由知其從何服而降也然如鄭注小功

之殤爲成人本服則成人小功長殤降一等已入總麻  
有何下殤之服可爲中殤所從傳之立文不應如斯之  
窒此鄭注之可疑者也程氏以總章長殤中殤四句爲  
經文此其立說之大疏處近儒駁之者眾矣其以總章  
成人齊衰之殤中從上爲大功卽小功章所謂大功之  
殤中從上之殤服則總章成人大功之殤中從下爲總  
麻而小功章據殤服立文當云總麻之殤中從下何復  
云小功之殤此其立說之來密而反疏者也申其說者  
又謂大功之殤小功之殤皆據本章殤服爲文則小功  
章之下殤如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

其中殤在大功章又與中從下文戾矣要之禮無殤在齊衰者且齊衰之殤例傳又發之亏總麻章則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其以成人本服言無疑而小功章傳發殤例自據殤服立文而殤服有上中下之異齊衰之中殤與大功之中殤又有從上從下之別乃據其長殤服以明中殤之例齊衰之長殤大功服故謂之大功之殤而中殤不見者其例中從上大功之長殤小功服故謂之小功之殤而中殤又不見者其例中從下小功之長殤總麻服其不謂之總麻之殤者爲經有大功殤服小功殤服而無總麻殤服也經無總麻

殤服則成人大功之長殤固宜稱小功之殤卽中從下之入總麻者義亦不專謂之總麻之殤傳曰小功之殤中從下語簡而當近儒異說甚繁不具辨

小功殤章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子之長殤馬融云大夫以尊降公之昆弟以尊厭大夫子以父尊厭各降在大功長殤復降一等故小功也大夫無昆弟之殤此言殤者關有舉若與厭溺當殤服之鄭元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爲大夫無殤服也云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李如圭云大夫爲

昆弟之爲士者尊不同故降其長昆大功而小功也然則尊同者不降矣而大功章不見大夫爲昆弟之長昆者爲大夫無昆服也公子之重視大夫舊見大夫昆弟相爲期而公之昆弟相爲大功遂疑公之昆弟與大夫之尊不等此經大夫與公之昆弟爲庶子以下之昆服同則公之昆弟與大夫之尊不殊也以周案李氏申鄭明晰人之幼而有德行者不必二十爲大夫故大夫有昆昆

小功昆章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昆馬融云言丈夫婦人者明姑與姪祖與孫疏遠故以遠辭言之雷次宗

云大功章爲姪已言丈夫婦人今此自指庶孫言不枉  
姪故繼公云經凡三以丈夫婦人連文而所指各異讀  
者詳之程瑤田云經中丈夫婦人凡四見並指同姓者  
言婦人謂女子子在室者以周案當從馬注諸說皆非  
經言丈夫婦人凡四見皆指其本宗之親而遠之之辭  
無異旨也齊衰三月章爲宗子宗子之母妻遠之曰丈  
夫婦人而服齊衰三月者爲宗子也小功殤章之長殤  
遠之曰丈夫婦人而服小功五月者爲長殤也大功章  
姪小功章從母遠之曰丈夫婦人而服此大小功者爲  
報也其必加以遠辭者非遠之無以見尊宗殤長之情

與秀尊相報之義故也婦人兼嫁者未嫁者言若專指其在室者謂之婦人子

總麻章庶孫之中觴馬融云祖爲孫成人大功長觴降一等中下觴降二等故服總言中則有下文不備鄭元云中當爲下字之誤也王肅云此見大夫爲孫服之異也士爲庶孫大功則大夫小功降而小功者則觴中從上故舉中以見之以周案經文或竝舉長觴中觴或竝舉中觴下觴爲中從上亦可從下也其單舉者曰長觴曰下觴未有舉中觴爲文者故器服傳問者曰中觴何以不見也大功之觴中從上小功之觴中從下若總麻

章有中殤則傳不必發此問矣鄭注爲長如馬義與經  
中殤降一等文違如王義經不言大夫又嫌添說

徐乾學云三殤之制爲常人設豈有既立爲大孫而可  
以殤論乎謝衡謂已誓不殤是已下粹所駁已誓未誓  
之論大謬蓋未誓則猶然庶孫爾旣誓則將代己爲宗  
廟主當與成人同以周案器服傳公爲適子之長殤注  
公君也諸侯大夫不降適殤者重適也天子亦如之天  
子諸侯大夫之適子皆有代主宗廟之事非常人也而  
著之於殤大夫之章則謂大孫不以殤論非也謂已誓同  
成人而以期服服殤更非也凌曉樓詳辨之矣至器服

記宗子孤爲殤節鄭注所謂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小功衰五月合齊衰三月計之其文法與大功章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同非謂三月外又加九月五月徐氏又妄駁之麥氏譏其粗率洵然右殤服

器服小功章爲外祖父母傳曰以尊加也馬融云母之父母也本服總以母所至尊加服小功赦繼公云子之從其母而服母黨者當降亏其母二等母爲父母期子爲外祖父母小功宜也非以尊加也以周案器服記云外親無過總麻母之父母亦外親也而爲之小功故曰加馬說是教釋從母亦用記文外親皆總而亏此獨違

記而駁傳妄矣

小功章從母總麻章舅袁準云姨舅同親焉尋異服從母者從其母而爲庶母也宣舒云二女相與行有同車之道坐有同席之禮其情親而比其恩曲而至由此觀之姊妹通斯同矣兄妹別斯异矣同者親之本异者疏之源也以周案從母與舅異服宣氏以其母之情親姊妹遠兄弟爲言朱子亦謂女子亏兄弟出降姊妹卻不降故姨母重亏舅竊謂女子子在室昆弟之恩未見有減亏姊妹故爲昆弟期爲在室姊妹亦期見不杖期章昆弟注其適人者昆弟降大功爲姊妹亦降大功竝見

本章明其親疏厚薄同也其子之服從母與舅異者服術有六三曰名從母小功傳曰以名加也以有母名故加至小功而舅不可以父名必同姓而後稱父古道然也袁說姨舅同服唐以來用其說其釋從母更謬江震滄云如其說總章從母昆弟乃己之庶昆弟服宜大功何至降而在總唐貞觀中改舅服與從母同小功舅為甥總顯慶中始同從母報今律同

記服問篇母歿則為其母之黨服舊說母歿其母皆謂己之生母陳浩云母歿謂繼母其母謂出母以周案出母之黨無服見器服傳陳說殊舛

服問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鄭元云雖外親亦無二統江恩凌蔡講說孝母之黨宜服 欽定義疏云禮外親亦無二統孝母之子不服後母之黨則後子不逮事孝母者亦如之也從服者所從亾則已孝母既亾不從不亦宜乎己母出則服繼母之黨如繼母多則服在堂繼母之黨服其所從也虞喜以為縱有十繼母唯服次其母者之黨非也

小功章君母之父母從母傳云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馬融云妾子為之服小功自降外祖服總麻外無二統者君母亾則尊申其外祖小功賈公

彥云君母在既爲君母父母其己母之父母或亦兼服之以周案外親無二統鄭注服問亦言之義不辱兼服賈疏非自降外祖總麻亦無見文馬說亦難信徐氏通攷胡氏正義皆沿賈右母黨服

不杖期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傳云爲其無祭主故也鄭元云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賈公彥云無主有二謂器主祭主傳不言器主者器有無後無無主者詳襍記今無主者謂無祭主也適人謂士若嫁夫夫本親又以尊降不辱言報教繼公云姑姊妹亦以其所加者服之言報者服期之義生亏已而不枉

彼故也郝敬云姑姊妹亏姪昆弟歿無主者亦然夏忻  
云夫已物又無子則爲無主後無主後則無祭主矣古  
小宗不立後祭亏宗子之家當室之曰謂之陽厭厭祭  
者不配是其夫猶辱祔食亏宗子之家而妻不辱與勇  
故仍服本服之期以致其哀憐之意以周案凡出適人  
以無主加者惟此至親三族郝說無據

小功章從父姊妹孫適人者賈公彥云從父姊妹不出  
適與在室姊妹既逆降宗族亦逆降之故不辨在室  
及出嫁故繼公云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當連讀三者適  
人其服同以周案張氏蔡氏程氏胡氏並從教說從父

姊妹適人者小功則在室大功故大功從父昆弟鄭注云其姊妹在室亦如之賈與鄭違

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馬融云適夫人庶子也在室大功出降一等鄭元云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庶女子子在室大功其嫁亏大夫亦大功赦繼公云女子子不必言庶文有脫誤以周案石經初刻爲下有君之二字據馬鄭注以有君之二字爲是馬云適夫人以君爲女君此以適士降非出降也鄭云其嫁大夫亦大功破馬氏出降說也賈疏仍沿馬誤云庶子以別己所生也己所生亦大功效說亦非右適人服

檀弓齊穀王姬之器魯莊公爲之大功程迥云禮亏舅  
之妻無服外祖父母纔小功目今以世讐而厚其器非  
禮也薛季宣云主昏之爲服自莊公始也其以說齊乎  
以周案程說固非薛氏以此爲主昏服是已而以爲主  
昏無服亦失之凌曉樓云鄭注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  
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亏王者之後  
乃服之器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亏國君者著大功  
之服王姬旣比之內女故服大功亏其卒也書之同亏  
內女此春秋之例也三傳皆然右主昏者所爲服附

不杖期章夫之昆弟之子傳曰報之也鄭元云男女皆

是盛世佐云此唯男子也女子子未成人者以殤降成人而未嫁者逆降其旁親旁親亦當逆降之矣以周案盛說是也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叔母竝見大功章李氏云凡爲夫之黨尊者皆從服卑者皆報之從服故降其夫一等卑者以名服己與夫同故己報之亦與夫同

大功章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鄭元云婦人女子子也不言女子子者因出見恩疏陳銓云婦人者夫之昆弟之子婦也子者夫之昆弟之女子子適人者也先儒皆以婦人子爲一人此既不辭且夫昆弟之子

婦復見何許以周案此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與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母叔母舅節對文嫁者適人者爲大夫士異其文其義一也則婦人子猶云未嫁者不言女子子遠辭也馬注小功章云丈夫婦人者明疏遠故以遠辭言之鄭注恩疏義卽本馬是也但以婦人子爲已出義似未當婦人子對適人爲文謂已成婦道之子傳所謂成人而未嫁者是也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故稱婦人子婦人子逆降旁親則旁親宜逆降之故其服與適人者同陳氏說誤爲昆弟之子婦宜小功如服大功反重亏己之庶婦不亦親疏失其差乎見本條

且子婦何辱傳婦人經亏異姓之來婦者曰婦其傳婦人者七經齊襄無受章一大功章二小功章二傳齊襄章亦二皆指女子子言女子子爲統辭其對丈夫言曰婦人兼已嫁未嫁爲文此對適人言又曰婦人子專以未嫁言也

小功章夫之姑姊妹姊姒婦報馬融云報者姑報姪婦也李如圭云報指夫之姑姊妹而退在下者要姊姒之服亦因夫而生故使并蒙上文教繼公云姊姒婦亦言報者明其不以夫妾之尊卑而異也以周案凡經言報皆秀尊報卑之辭故馬注專以姑報姪婦爲言其實敵者兩相爲亦可謂報特不可施卑之亏尊自傳曰姊姒

婦者弟長也以弟釋姊以長釋姒爾雅長婦謂稱婦爲  
娣娣婦謂長婦爲姒其弟長專以夫季爲齒不以己季  
左傳穆姜叔向嫂皆呼夫弟之妻爲姒蓋相推讓之辭  
賈疏以爲姊姒據婦季大小爲言近儒辨之詳矣

總麻章夫之諸祖父母報鄭元云諸祖父母者夫之所  
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曰曾祖父母曾祖亏  
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  
總赦繼公云其夫之從祖祖父母及從祖父母與盛世  
佐云夫之外祖父母妻當從服總而外祖父母爲外孫  
總則亏其婦無服可知不辱云報然則此經所指者唯

夫之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而已以周案經文祖父母  
三字連讀舊說皆同器服經亏世父母叔父母皆別言  
之此祖父母中亦有世叔之不同故又云諸以統之舊  
讀直合曾祖父母言鄭注斥之是也鄭又合外祖父母  
言盛說斥之亦是也盛從教說又合從祖父母言則經  
文諸祖二字連讀而仍兼從祖祖父母則又以祖父母  
三字連讀是又遷就無據也阮氏校鄭注增從祖父母  
四字程氏改外祖爲從祖父改注末曾祖爲從祖段氏  
謂當依今本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而注末曾祖當  
爲外祖皆未當記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外祖

父母小功其妻從夫服總服間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鄭注云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總麻是夫之外祖父母固服總也所疑者外孫婦無服不尋云報目

大功章傳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鄭元云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偁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不可嫂猶叟也叟老人偁也朱熹云傳意本謂弟妻不尋爲婦兄妻不尋爲母故反言以詰之言其不可爾非謂卑遠弟妻而正謂之婦也注誤以周案今本注文誤脫據通典所引有言不可三

字胡氏云注意言嫂者雖是尊嚴之稱然竟謂之母則不可也不過比之以老人目 又案敖氏疑傳以男子不服昆弟之妻爲荅與夫之昆弟所以無服之義相違沈氏云嫂不可謂母故不辱以服夫之昆弟之子者服其弟弟妻不可謂婦故不辱以服夫之世叔父者服其兄此正荅昆弟之妻不服夫之昆弟之義沈說甚憭

大功章傳言夫之昆弟無服檀弓亦言嫂叔無服成粲說器服記言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由此言之嫂叔大功萬斯同徐乾學等竝主粲說且謂爲兄弟服鄭氏不能解賈氏不尋已以夫之從母當之非也以周案

鄭不注此者義見上傳非不能解也上傳云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鄭注云兄弟猶言族親爲兄弟服謂功服以下之族親賈疏以夫之從母解此固非從母非族親也成粲改記文兄弟爲昆弟又刪之所二字以爲嫂叔有服之證萬徐從而和之更謬顏師古等議嫂叔服云國門縗縗己獨元黃算改實有未安竊攷奔器云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又云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鄭注云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爲位哭也是嫂叔之器固弔服加麻矣非己獨元黃算改也鄭注又云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亏弟之妻則不能也言不

能爲位以哭是兄公亏弟妻遠之尤深矣唐代旣爲嫂叔制服小功又爲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尤非右夫第

林喬蔭云小記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則大夫之適子爲其妻之父母服可知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則大夫亦不降其妻可知以周案大夫絕總如林說世子爲其妻直與大夫同何必云大夫之適子

鄭元云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妻齊衰而夫從緇麻不降一等言非服筮赦繼公云從期服而總是降三等矣妻從夫降一等子從母降二等夫從妻降三等筮之

宜也以周案教說明晰

右妻黨

禮慈母如母三季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小功而記曾子問篇言慈母無服練冠以器慈母自魯昭公始鄭元說禮經所云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子游以爲國君亦當然國君之妾子亏禮不服也梁書天監七季詔云禮言慈母有三一則妾子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子母服以三季二則嫡妻子無母使妾養之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故服以小功三則子非無母擇賤者養之義同師保內則云擇亏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

此三母非擇取兄弟之母也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  
非三季小功之慈也故夫子舉有此答鄭元不辨三慈  
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己後人之謬實此之由經  
言君子子傳云賚人之子也總言曰賚無所不包則知  
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以周案經言慈母三季庶  
母慈己小功竝主大夫以下之庶母言大夫以上爲慈  
母無服其有非庶母而慈己者僅可比亏總麻章之乳  
母大夫以上尤不爲之服內則所言之慈母其擇亏諸  
母者爲庶母其擇亏可者可與娶通爲女師可俗字別  
女傳作阿  
亦俗字說文契女師鄭引內則女以證此庶母慈己明內則諸母

亦庶母也梁武帝斥鄭誤矣其謂君子言賢無所不包  
王子亦服小功五月尤與古違公子爲其母練冠在五  
服外尚尊爲庶母慈己者服小功乎

墨服齊衰三季章慈母如母父在爲慈母不見今文家  
說慈亏賤妾父在齊衰期慈亏賤妾父在大功九月古  
文家說慈母如母主大夫士之妾子言大夫之妾子父  
在爲母大功士之妾子爲母期以大夫喪降一等士無  
喪降例也父卒皆申謙周云經大夫之妾子父在爲其  
母大功不別賤爲大夫妾雖有賤者不尊體君何尊  
不爲喪降凡此之類今文說不如古也以周案謙說是

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云君子子者賚人之子也石渠論云戴聖曰此大夫適妻之子養亏賚妾也大夫不服賤妾慈已則總服其不言大夫之子而偁君子子者君子猶大夫也胡云戴意庶母指賚妾言大夫慈已加小功若賤妾則大夫不服適子亦不服

案馬融說與戴同鄭義不爾

馬融云

慈已但加總百案馬融說與戴同鄭義不爾

賚人者適夫人也子以庶母慈養已加一等小功爲父賤妾服總父沒之後賚妾皆小功案馬氏據慈已者言非謂凡妾鄭元云君子子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云君子子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以慈已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總也雷次宗云大夫不服凡妾父所不服子亦不

敢服安尋爲庶母總哉大夫惟服姪娣今所服者將姪  
娣之庶母故繼公云云君子子則父在也父在且申此  
服則父沒可知矣郝敬云君子謂君與女君子是大夫  
公子適妻之子重言子明弔亏土庶人與妾子之爲子  
也以周案鄭意大夫之妾死亏宮中亦爲之三月不舉  
祭故大夫之子亦尋以士禮爲庶母總不必賚妾此又  
以慈己而加服一等故小功父在小功父沒宜亦同此  
而鄭云父沒則不服之者專爲適子言也庶子爲父後  
者爲其母總適子爲父後安尋服庶母之慈己者馬說  
固非雷敖兩說亦未達鄭意郝說之謬凌曉樓辨之已

詳傳以君子爲賚人俞云古人稱賚人爲君子男女同之詩曰彼君子女戴云大夫適妻馬云適夫人鄭注本戴又兼公子爲說馬意此章君子子爲適子所以別齊衰三季章慈母如母之爲妾子也鄭意傳以君子爲賚人士之適子義不專稱賚人子內則賚人則爲衣服注云賚人大夫以上故以此爲大夫及公子之適子明不關士此注家依經傳立文義當如此而大夫及公子之庶子自可準此而推故鄭注齊衰三季章慈母如母又云不命爲母子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其注曾子問子游問慈母云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己者服小功又兼士言皇氏以士字爲誤是也

士有乳母無慈母金氏禮箋胡氏正義乃據鄭之彼注以斥此注謂經此章文通大夫士之適庶不顧經傳君子賚人之文妄翻舊義是亦不恩之甚也 又案注引內則三母以證公子引大夫之子有會母以證大夫末引國君及士無會母以證爲庶母慈己者之君子子爲大夫及公子之適子義不關君與士注意如此但內則之會母卽總麻章之乳母鄭引大夫有會母以證大夫子有慈母已失其義末又以國君及士無會母爲無慈母尤非國君特不爲慈母服目非無慈母也士雖自養其子或有故而不能自養亦未必無乳母總麻章之乳

母亦士禮此皆鄭注之失也內則三母爲國君養子禮  
注已言之而其禮可通亏公子之養適子此注引三母  
以證公子之有慈母本無可疑而讀者不審誤以注引  
三母爲證大夫之子於是駁者紛起而疏家申鄭乃謂  
內則三母義通大夫士此又讀注者之失也 又案總  
麻章士爲庶母傳曰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  
明孝慈錄適子眾子及子婦皆爲庶母齊衰杖期且爲  
上下通制不古

總麻章乳母石渠議云大夫之子有食母大夫降乳母  
邪間人通漢曰乳母報義之服始封之君及大夫皆不

降馬融云士爲乳母服赦繼公云此亦蒙上士爲之文  
士之妻自養其子若有故或使賤者代食之故謂之乳  
母其妾子亦然大夫之子亦有乳母父沒乃爲之服以  
周案赦說是右庶母慈母乳母服

徐堅云儀禮經小戴記繼父服竝有明文斯禮之正說  
也馬融王肅賀循等竝稱大儒達禮更無異文唯傅元  
著書以爲父無可繼之理不當制服袁準化論亦以爲  
此亂名之大者竊以爲貌爾窮孤不能自立在生也實  
賴其長育及其死也頓同之行路稱情立文豈應如是  
答朋友之死同爨之器竝制總麻詳諸經典比之亏此

蓋亦何嫌以周案傳之言盡之矣傳附言無大功之親似名在異國者

器服傳云夫死妻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小記曰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异居賈公彥云子與母往繼父家三者皆具卽爲同居三者闕一則爲异居孔穎達云繼父有子爲异居此子有子亦爲异居故繼公云傳以三者具且同居故爲服小記言與此异以周案敖氏

析同居亏三者外故致器服傳與小記不合非也記云  
皆無主後卽傳冓無大功之親孔氏謂此子有子亦爲  
异居亦非右繼父服

晉書禮志云擎虞以爲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器  
門人心器三季是則懷三季之器而無齊衰之制也以  
周案晉人蓋有爲師齊衰者故仲治云爾

白虎通義云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故爲之隆服  
入則經出則否以周案弟子爲師經而出朋友居則經  
出則否檀弓篇箸之矣白虎論無所據禮疏引禮論云  
爲師及朋友皆旣薦除之右師友服

記檀弓有同母异父之昆弟歟子游曰其大功乎子夏曰我未之晦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襄盧植云子游爲近是禮家推之以爲當小功王肅云异父同母昆弟不應有服此謂與繼父同居爲繼父期故其子大功高堂隆云外親正服不過總麻若以同居從同爨服云大功過也馬昭淳弓睿等說此恩繫亏母不亏繼父宜從子游大功說以周案王肅意母嫁已不從卽不爲此等昆弟服是也其謂繼父同居期其子大功失之繼父有子卽爲异居繼父不同居齊衆三月乃爲其子大功非服之鑒高堂說較近正右同母异父之子應附繼父後

總麻章賚臣賚妾馬融云賚臣天子公諸侯卿大夫室老賚妾謂姪娣也鄭元云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爲之總無子則已故繼公云此亦士爲之大夫以上無總服張爾岐云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而服其賢臣賚妾亏義難通此承上士爲庶母之文言士禮目 欽定義疏云據士昏士器皆有室老據士昏則媵有娣姪室老爲私臣之賚者娣姪之長爲妾之賚者曲禮曰士不名家相長妾亦足徵之生不名之外則以總服之宜也大夫不爲庶母服而乃自服其妾乎

小記士妾有子而爲之總無子則已鄭元云士卑妾無男女則不服不別賚賤孔穎達云大夫賚妾雖無子猶服之士妾賤無子則不服以周案士妾之賚者雖無子亦爲之總此謂妾之賤者目士爲妾之有子者總故其子尋中期大夫不服其妾故其子厭降而爲大功

不杖期章傳曰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鄭元云女君亏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雷次宗云今抑妾使同婦尊女君使同姑女君亏妾不尋同姑之降婦不降則宜報然報之則違抑妾之義降之則有舅姑之嫌故無服赦繼公云總麻章見賚妾之服彼主亏士若以

士之妻言之乃爲其無親者目若有親者則宜以出降  
一等者服之郝敬云旣云妾事女君如婦事舅姑則女  
君視妾如舅姑視婦可知褚寅亮云妾稱適爲女君儼  
有君臣之分矣若仍以本族娣姪出降一等之服服之  
是等夷也當以康成無服之論爲正若謂士妾有子則  
稱賢妾妻當從服不知從服降一等仍無服也以周案  
鄭注女君亏妾無服褚氏申之降之則嫌嫌等舅姑雷  
氏申之並是右臣妾服

器服通故四

定海黃以周述

禮書通故弟九

鄭元云髻髮者大笄纏而紩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器服小記曰斬衰髻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為之狀如今之著幘頭矣自項中而布交亏額上卻繞紩也婦人髻者大笄纏而紩也髻之异亏髻髮者既大纏而以髮為大紩如今婦人露紩其象也其用麻布亦如著幘頭然賈公彥云器大笄纏而紩紩上著髻髮髻與髻髮皆繞紩如著幘頭免制亦然但以布廣一寸為异以周案括髮士器禮作髻髮髻括通用字謂

束髮也說文化髻云絜髮也士冠禮之纓與髻同事士  
器禮之髻與髽同文鄭注云髽髮者玄笄纓而紩紩說  
文化髻云簪結也廣雅曹注云髮卽緇文髻字玉篇亦  
云髻同髽髮同髽鄭意云笄纓束而爲髻謂之髽髮是  
也免之制與髽髮异髽髮用麻免用布髽髮以麻束而  
爲髽免又以布繞髽外也鄭注云免卻繞紩紩紩卽繞  
髽也沈氏云鄭注既云免之制未聞又云舊說以爲如  
冠狀廣一寸蓋不以舊說爲然也又引器服小記以釋  
髽髮免此鄭自爲之說也是則鄭意免與幘頭相近與  
冠不相似疏家用舊說以申鄭非其意矣髽有麻髽有

布髽奔器云男子東括髮婦人東髽以髽對括髮言則  
髽髮用麻髽亦麻也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髽以髽對  
免言則免用布髽亦布也小記又云其義爲男子則免  
爲婦人則髽明髽免之義祇以別男女則髽髽無甚  
殊也婦人麻髽以當男子之髽髮婦人布髽以當男子  
之免故鄭注三禮或據髽髮以釋髽或據免以釋髽本  
兩通也孔疏云婦人將斬衰者亏男子括髮之時則以  
麻爲髽齊衰者亏男子免時則以布爲髽是也如賈疏  
說髽髮免髽三物而一製何其不察經注之甚乎士器  
禮云卒斂主人髽髮袒眾主人免亏房婦人髽亏室鄭

注云髻髮玄笄纏而紺免如今之著幘頭自項中而冉  
交亏額上卻繞紺也鄭釋髻髮爲紺免爲繞紺二制自  
別紺者髻髮爲髻繞紺者亏項中額上又繞麻布是繞  
髻外而露之也故繞紺卽露髮露髮卽露髻無异義也  
賈氏謂髻髮有繞紺之布則直與免制混而鄭注髻髮  
紺免卻繞紺之文無以別矣鄭注又云髽亦玄笄纏而  
紺此明髽與髻髮同也又云髽之异髻髮者旣玄笄纏而  
以髮爲大紺如今婦人露紺象其用麻布亦如著幘頭  
然此明髽髮本無繞紺之布而髽之繞紺而露者又异  
髻髮而同免制也云亦著幘頭然承上文免如今之著

幘頭言之也賈氏謂髻髮有繞紝之布則直與髽制同而鄭注髽笄髻髮之文遂無以解矣後儒如楊復敖繼公說尤悖妄不可通又案幘頭方言廣雅謂之幘頭幘幘字同問器注謂之豹頭魏蔣濟杜布等謂之帕頭釋名又有納頭云或謂之陌頭豹帕陌皆音近幘頭本非冠也自舊說如冠狀後竟裁白縑以為帽曰白帽巾亦曰白帕巾愈失其制

杜佑云免自額而卻交亏項中并其末覆紝而冉綴連之以周案此欲合舊說如冠狀爲卽幘頭之制而稍變焉但小記屢以男子免婦人髻對文髻爲露髻免亦當

露紩杜云并其末覆紩而布綴連之誤矣

司馬光云括髮先用麻繩撮髻又以布為頭鄕齊衰以下皆免製布或縫絹廣寸以周案後人頭鄕仿古之免司馬氏以之說髻麻誤

程大昌說免如字解除吉冠之謂免如免冠之免也免非別有一冠衰經冠裳俱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經算畢而記汪琬云禮禿者不免為其無紩可繞故也問器免者以何為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既云所服則必有其服而不止亏不冠矣小記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是免用布也左傳穆姬使以免服衰經逆則免之有

服審矣以周案汪氏申鄭駁程甚晰問器云冠者不肉祖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免以代之也免以代冠是免別有其物非卽大冠之謂矣

呂大臨云免以布爲卷幘以約四疊短髮而露其紺亏冠禮謂之缺項以周案此卽舊如冠狀之說也而又誤以爲缺項

萬斯同云親始歾冠袞而纓猶存至小斂笄纓袞之而易以括髮其制必與纓相似蓋纓用緝而括髮用麻布也戴震云始歾大冠二日又大笄纓亏是不復用吉時之總而以麻代之使髮不至亏蔽而已免則以布束髮

易其麻也鄭君不解麻之所以代總而言更加麻亏首失其傳與林喬蔭云小斂太冠總弁太笄縱其髮撇被亏後因用麻以約其本故謂之髽開元禮有被髮之文書儀家禮因之迄亏今循而弗改旣夕記三日綏厥上接脫髦之文下繼冠六升是厥者卽謂髮之被而厥者也絞之則束以成綏矣綏而謂之絞厥以弔亏常時之紓也以周案三說皆與鄭弔不足據姑錄之以備考

鄭眾杜預說枲麻與髮相半結之曰髽馬融說髽屈布爲巾高四寸著亏顙上以周案髽有纲制仲師說有合亏麻髽之義季長說有合亏布髽之義故康成注禮兩

用其說左傳孔疏存入主出奴之見妾爲申駁非也麻  
髽如括髮鄭注云括髮大笄纏而紛紜者以麻結髮爲  
髻也但云麻髮相半結之似誤布髽如免鄭注云免用  
麻布爲之如今著幘頭然幘頭者用袞巾帕頭與今婦  
人頭得相似

皇侃說婦人之髽有麻有布有露紱其形不同麻髽以  
對男子之括髮布髽以對男子之免露紱髽爲恆居之  
髽猶男子之不恆免也賈公彥云髽有二種一是一未成  
服之髽將斬衰者用麻將齊衰者用布二是成服之後  
露髮之髽孔穎達說婦人止有二髽一是斬衰麻髽二

是齊衰布髽皆名露紩以周案凡冠與笄對器冠與惡  
笄對器自小斂至殯髽皆去笄猶男子之不冠也至成  
服後男子冠婦人亦加惡笄矣未成服時將斬衰者麻  
髽以對男子之髽髮將齊衰者布髽以對男子之免成  
服後斬衰箭笄髽齊衰棗笄髽以對男子之器冠皆以  
終器鄭注士器禮婦人髽亏室云齊衰以上至笄猶髽  
明終器也男子器冠以終器婦人斬衰者箭笄髽齊衰  
者棗笄髽以終器故經曰箭笄髽衰三季皇氏恆居之  
髽卽指此但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  
髽冠與笄對不與髽對皇氏以露紩對器冠斯則非矣

麻髽布髽皆露紩其與恆居之髽异者特無笄目故鄭注經記竝云髽大笄繩而紩成服後之髽斬衰者箭笄齊衰者朶笄故鄭注器服記云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矣語似兩歧而義各有當賈疏隨文曲解未達鄭意孔疏謂止有二髽不及成服後有笄之髽亦疏略

沈彤云三髽之說發于皇氏頗尋經意至齊衰期成服之髽布總朶笄又自爲一蓋實四髽也程瑤田云大笄之髽猶男子之髻髮免著笄之髽猶男子之冠纓以周案皇氏三髽之說本士器禮婦人髽亏室鄭注注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大笄而繩將齊衰者骨笄而繩今言

髽者亦云笄纊而紩此言未成服之髽也又云齊衰以上至笄猶髽此言成服後之髽也下又言髽以髮爲大紩如今婦人露紩其象又言其用麻布亦如著幘頭然此卽皇氏三髽所本也未成服用麻布者所以代總也旣成服不用麻布自用布總矣皇氏所謂恆居之髽卽布總箭笄髽布總捺笄髽有何四髽可分沈說未是笄可對冠髽不對纓程說亦未當

器服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鄭元云髽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皇侃說此經不論男子之括免亦不容說女服未成之髽沈彤云

此經主成服以後言鄭欲以成服之髽等之亏未成服之髽豈不思髽以麻若布爲其無笄總而代之也既布總箭笄以髽矣又安用麻布之幘頭耶以周案未成服之髽以麻若布代笄總既成服則有笄總可不用麻若布矣而猶謂之髽者仍露紱也皇沈說是

崔靈恩孔穎達說大功以下無髽沈彤說小斂之節五服親屬皆髽以周案宜從崔孔疏器服經記言髽皆據斬齊而言不及大功小記言男子免而婦人髽亦承上斬齊爲文非統言五服親屬沈氏蓋誤解小記文也孔穎達云大夫與士髻髮亏歟者俱二日故鄭注問器

云二日卒笄纏髻髮通明大夫士也自小斂以至大斂  
髻髮不改但死之三日說髦之時凹而壞損更正其髻  
髮故器大記小斂說髦髻髮是正其故髻髮也非更為  
之其齊衰以下男子亏主人髻髮之時則著免士器禮  
小斂主人髻髮眾主人免是也而器服變除不杖齊衰  
條襲尸之時云髻髮者誤也以周案小斂髻髮三日說  
髦爲上下通制士器禮小斂主人髻髮旣殯主人說髦  
器大記小斂主人說髦髻髮鄭注以器大記所言是諸  
侯禮云士之旣殯諸侯之小斂亏死者俱三日也是髦  
髮俱在小斂說髦同在三日之證士先髻髮而說髦在

既殯之後者爲自小斂以至成服髻髮不改不可以說  
髦也諸侯先說髦而後髻髮亦爲既髻髮不可以說髦  
也如孔疏說髦在髻髮之間則髻髮中改矣鄭注士器  
禮云自小斂以至大斂髻髮不改

陳祥道說小記言齊衰惡笄以終器則斬衰齊衰之髦  
皆終器矣敖繼公說器服記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  
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髦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妾  
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  
則不復髦矣妾爲女君君之長子笄總與上同乃別見  
之者明其不髦也然則三季之器亦有不必髦者矣

欽定義疏云斬衰箭笄髽以終三季經箸之矣其齊衰期者亏卒哭後又有終髽不終髽之異經未之見故記明之記不別言母爲長子則亦髽可知以其爲正體也妾爲君之長子畢與女君同不髽者异亏女君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不髽者异亏于婦也

鄭元云殷賛丈夫髽緌帶从此互文以相見目髽婦人之變器服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敖繼公云髽者去冠纏而爲露紩也將髽髮者必先髽故言此以明之婦人當髽者自小斂以來至此自若故不必言熊朋來云經有脫字非互文林喬蔭云男子免

冠則露其紱髽者露紱之名不必婦人器服四制禿者不髽左傳國人迎器者皆髽皆非專言婦人也但男子必免冠而後露紱故經記多言免婦人無冠卽以髽裹之所以髽可通亏男子免不可通亏婦人以周案對文男子免婦人髽自是定名繢文免亦可稱髽爲髽與免皆露紱也林說可通但免非太冠之謂也髽髮止亏未成服以崩服殯至卒哭唯免而已不髽髮詳見賈疏敖說非右髻髮免髽

鄭元云親始死雞斯徒跣雞斯當爲笄纏聲之誤也親始死玄冠二日乃玄笄纏括髮也陳祥道云雞斯蓋哭

聲鄭改字恐不然以周案大戴器服變除斬衰三年之  
服有父器笄纊徒跣之文鄭注本之大戴非若陳氏憑  
空立說廣雅釋詁笄髮聚髽雞斯笄髻也其說本鄭而  
失其意鄭注問器破雞斯爲笄纊云二日乃玄笄纊括  
髮明括髮時又玄雞斯也士器禮主人髻髮注云始死  
將斬衰者雞斯今至小斂變髻髮者玄笄纊而紱是玄  
雞斯乃爲髻非以髻當雞斯也

戴德說始死妻爲夫妾爲君笄纊不徒跣扢上衽鄭元  
云婦人將斬衰者玄笄而纊崔靈恩說始死斬衰婦人  
太纊以周案始死婦人玄笄而纊猶男子之玄冠而纊

也。公纓在小斂日著笄，在成服日宜從鄭說。

鄭元云：始死公冠而笄，纓服淡衣。陳祥道云：檀弓云：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始死有易冠無公冠。有易裘無袒衣。檀弓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戶，出戶祖且投其冠括髮，謂人子亏始器幸生之心未已，故未忍公飾焉。徐乾學云：親始死徒跣，拔衽無容哀之至也。豈有下則徒跣而上仍著冠乎？以周案始死時易服淡衣，其冠屨一時竝去。徐駿陳是。

戴德說：始有父母之器，笄纓徒跣，拔上衽既襲三稱服白布淡衣，淡章甫冠白麻屨。鄭元說：親始死公冠笄纓

如故旣襲三稱衣十五升布深衣披上衽徒跣交手哭  
二日乃袞笄繩括髮崔靈恩說親始死子袞冠笄繩如  
故徒跣始死後乃加縗冠亏笄繩之上小斂投冠括髮  
斂後大夫縗弁士縗委貌皆加環絰孔穎達說始死袞  
冠有笄繩小斂袞笄著縗冠斂訖投冠括髮絰帶以  
至大斂而成服以周案親始死卽袞冠空跣至成服乃  
有冠屨故叔孫武叔亏小斂投冠子游譏之也鄭注士  
器禮云大斂不言免括髮者小斂以來自若矣鄭注是  
也戴氏變除說旣襲後卽冠屨殊誤崔孔合戴鄭兩說  
而一之尤悖亏禮冠者服之尊而首之飾也下徒跣而

上著冠服既不稱三日內爲子之痛深無容首亦何忍飾也惟天子諸侯之大斂在三日成服後故器大記云君將大斂子弁經卽位亏序端是也孔疏因謂小斂時子亦弁經殊爲難信

敖繼公云檀弓羔裘元冠者易之易以縗冠淡衣也始死之服主人以下皆同而未暇有所別异沈彤云叔孫武叔爲其母則非斬衰之主人譙周云父卒爲母始死太元冠戶襲之後因其笄纏而加縗冠蓋斬衰笄纏自始死及亏小斂之後不改如括髮之自小斂後及亏成服而始改也爲母笄纏戶襲之後而卽加縗冠如括髮

之亏卽堂下位而卽代以免也始歟首服之節笄纏與  
括髮並重父母之器皆然但家無二尊故又以時之久  
暫稍爲差等聖人之尤重父器亏始歟之首服卽見之  
陳亏檀弓問器不別齊斬失聖人制親器輕重之義赦  
說與陳殊其誤則一以周案羔裘元冠者易之指始歟  
言鄭云始歟公冠服淡衣是也自始歟公冠屨後至成  
服乃著冠屨經小斂但言括髮袒記卒小斂主人袒說  
髦括髮以麻並不言公冠是無冠也陳放說始歟易纂  
冠小斂又玄冠皆非叔孫武叔投冠在尸出戶後本失  
禮節不足爲典沈說本小記注疏

戴德云小斂之後大夫以上冠繁弁士則繁委貌皆加環經孔穎達云天子諸侯首服繁弁以葛爲環經大夫則繁弁加環經士則繁委貌加環經檀弓云弁經葛而葬注接神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繁弁以葛爲環經是天子諸侯與卿大夫异也以周案大夫士皆三日成服斂時皆免括髮未有用冠弁者天子諸侯大斂在三日成服之後或冔弁經檀弓所言爲葬服何冔據此爲小斂後服

器服記傳云惡笄者櫛笄也鄭元云櫛笄者以櫛之木爲笄或曰櫛笄賈公彥云玉藻櫛用櫛櫛謂用櫛木爲

之故鄭云以櫛之木爲笄敖繼公云此傳之櫛卽檀弓  
之櫟蓋聲相近而轉爲櫛目王引之云櫛當讀爲卽卽  
柵木也爾雅曰櫟采薪舍人曰櫟名采薪又名卽薪樊  
光曰荊州柵木曰采木以周案當從注疏櫛可爲櫛因  
謂之櫛猶柵可爲薪因謂之薪也王說孤證難信

記傳云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鄭元云在  
夫家宜言婦終之者終子道亏父母之恩敖繼公云卒  
哭子折笄首以笄則不復髽矣婦則惡笄以髽白若也  
終終器也言婦惡笄以終器無折笄首之事故不言婦  
也傳引記文云笄有首則記之惡字似衍以周案終之

也者謂終用惡笄器服小記云齊衰惡笄帶以終器謂此女子子在室箭笄髽三季見器服經此記補言女子適人爲父母及婦爲舅姑之服傳又發明婦爲舅姑惡笄以終器見記折笄首專屬諸子之意鄭注不分子婦之异服失之沈冠雲江震滄並從教說

鄭元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大笄而纏將齊衰者骨笄而纏故繼公云曾子問言婦爲舅姑始死之服布澆衣縞總則吉笄而纏自若婦人斬衰而下之服皆當如此沈彤云曾子問言縞總者在塗趨器之服也若尋常在家而父母始死必大笄總而纏明矣教不澆考而每易

鄭義何耶以周案沈駿教申鄭是

右笄纓

器服傳冠繩纓條屬右縫鄭元云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爲武眾下爲纓著之冠也襍記云器冠條屬以別吉凶賈公彥說右縫者其冠三辟積向右爲之大功已上哀重右縫小功總麻哀輕左縫吉冠纓武異材凶冠則纓武同材故纓公云條屬右縫皆謂纓也條屬者以一條繩爲纓而又屬亏武也右縫者以纓之上端縫綴亏武之右邊也必右邊者辟經之纓也其屬之內以下端向上而結亏武之左邊以固其冠也以周案凡冠有笄者絃無笄者纓教說器冠纓制同亏組絃殊謬傳文當

讀冠繩纓條屬句右縫句器冠無武屈繩纓一條以屬

冠所以代武也舊說亏本文外添說武亦非如鄭解當云繩武纓

條屬如敖解當云繩  
纓條屬亏武右縫

賈公彥云冠外暉謂兩頭在武下向外出反屈之縫亏  
武縫畢向外敖繼公云吉冠亏武上之內縫合之凶冠  
亏武上之外縫合之以周案當從疏畢記作繩

記襍記言器冠右縫左縫之別不明辟積多寡之數賈  
公彥云大功已上其冠三辟積鄉右爲之小功總麻其  
冠亦三辟積鄉左爲之朱熹云儀禮三梁冠士禮也今  
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當公其半羣臣如其本品進賢

冠之數呂柟云文皇后之器東宮親王冠九輒皇孫冠七輒則大夫士亦可例降以周案司服云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經服鄭注云服弁器冠也其服斬衰齊衰弁經如蔽弁而縗其服錫衰總衰凝衰弁師云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弁經各以其等爲之鄭注云弁經之弁其辟積如冕纁之就然一命大夫士不辟積不言服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據此而言兩服迥別雖記中斂服弁經葬服弁經皆據本服言然渾言相通析言自別也朱子以弁經制說器冠蓋一時未覈之言明永樂闕據而行之呂氏又爲之筮降

殊乖器服無等之義

右冠

器服傳苴經大搗鄭元云盈手曰搗搗捩也中人之捩圍九寸雷次宗說苴經大搗不言寸數各從其人大小皆爲捩賈公彥云雷說非鄭義據鄭注不問人之大小皆以九寸圍之爲正朱熹云首經大一捩只是拇指與弟二指一圍吳廷萼云以指尺度之一圍不過六寸以周案說文搗把也把握也搗爲盈手所握朱子說與注義亦异士器禮搗化鬲注云鬲捩也史記集解引服虔云滿手曰捩捩捩義同

記檀弓篇有繆經環經之分鄭元說繆當爲不擗歟之

摻環經弔服之經環經一股大如總之麻經纏而不糾以  
賈公彥云總之經則兩股此環經則一股纏之不糾以  
周案五服之經皆繆經兩股相絞弔服則用環經亦謂  
之帶經詳下卷

以一股麻爲質又別以麻周環纏繞之加

亏絮冠之上與五服之繆經迥然有別故記者有譏亏  
于柳也襍記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下卽繼以公祝  
大斂云云是言弔者之服弁經必在主人小斂後雖君  
大夫亦然非主人有環經制也鄭意小斂時主人亦一  
用環經本失經義崔靈恩孔穎達等遂謂親始死孝子  
夫冠至小斂士絮委貌大夫築弁恐辱加亏環經此說

尤謬且弁而加絰繆環一也而謂繫弁加亏環經乎畧崇義五服圖楊信齋經帶圖邱瓊山家禮儀節補以環經制爲五服之經廖西仲又繫冠亏經上竝沿崔孔之誤近徐氏通攷變除表苴經環經竝書亦未審也

鄭元說器服大功布衰裳牡麻經傳云殤之經不繆死蓋未成人也不繆死者不絞其帶之死也經又言長殤九月纓經中殤七月不纓經經有纓者爲其重也自大功以上經有纓以一條繩爲之小功以下經無纓也故繼公云繆當化繆檀弓云齊衰而繆經繆絞也經謂首經也死者其纓也殤經之有纓者不絞其纓而被之纓

經謂纓其經也纓卽經之絰者此大功之纓經其弔亏成人者蔽而不絞爾以周案樛當依石經原刻作樛廣雅摺束也摺絞同義故鄭以絞釋摺褚氏云要經有摺蔽之變若首經九月以上始終有纓七月以下始終無纓但有有纓無纓之分無摺絰不摺絰之異敖氏以為首經誤是也首經有纓以明重非如冠纓以固冠其纓以一條繩繫經而歟兩頭之餘亏項亦非結亏頤下故經纓可除冠纓不可除賈氏疏鄭亦失鄭意賈謂纓以固經以結顧下則小功以下之無纓者其謂之何鄭謂纓以為重則非固經之用矣既非固經亦不必結顧下矣今吾俗經纓尚承項後經纓尚承項後但用布爲弔爾盛氏說長殤除經纓不摺絰中殤并除

冠纓尤謬矣

賈公彥云器服斬衰苴絰杖絞帶以一苴目下三事謂以苴麻爲首絰要經又以苴竹爲杖以苴麻爲絞帶敖繼公云絞帶用牡麻與菅茅類也以周案當從疏士器禮婦人之帶牡麻結本主齊衰婦人立文非斬衰男子絞帶用牡麻也

鄭元云土器禮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婦人亦有苴絰但言帶者記其异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有苴絰也敖繼公說婦人斬衰之帶亦用牡麻房西房以周案經主齊衰婦人言若斬衰亦用苴麻竝當從鄭注敖氏

之說褚氏駁之云婦人重要男子重首豈有婦人經帶  
反輕亏首服而不用苴之理是也鄭義天子諸侯有左  
右房士東房西室器大記婦人髽帶麻亏房中爲西房  
此房中爲東房也敖氏以此房亦西房江氏又駁之云  
此文承饌亏東方之下且下又有饌亏西坫南之文則  
此之所饌爲東而非西明矣胡氏又云士之正寢亦有  
東西房小斂以後男子之位在阼階下故陳經帶亏東  
坫之南婦人之位在阼階上故陳經帶亏東房皆就近  
陳之

戴德說總衰裳牡麻經制同小功馬融破之云絰帶從

大功制度小功言澆麻斯言牡麻知從大功也戴德說其履吉履無絰教繼公破之云此承大功之下疑亦用繩屨與齊衰三月同蓋服至尊之屨或當然矣

賈公彥云齊衰期傳帶緣各視其冠帶謂布帶象革帶者緣謂器服之內中衣二者之布升數視其冠本問齊衰之冠因并及帶緣者博陳其義也教繼公云帶緣各視其冠謂齊衰以至總麻其布帶與其冠衰之緣亦各以其冠布爲之閒傳練冠線緣檀弓練衣纈緣則重服未練以帛與夫輕服之冠衰皆有布緣明矣冠緣者紝也衰緣者其領及衿之純盛世佐云帶緣布帶之緣也

各名齊衰以下也斬衰絞帶無緣齊衰以下以布爲帶  
又有緣輕者飾也云帶緣各視其冠則帶之升數各視  
其衰與褚寅亮云此衰之緣也至此章傳始言緣則斬  
與齊衰三季者無緣明矣胡培翬云此帶之緣各與其  
冠布升數同當謂大功以下服輕者若齊衰以上未必  
有緣也以周案帶緣當從盛說帶之有緣爲服輕者當  
從胡說傳因齊衰之冠并及帶緣疏謂博陳其義是非  
齊衰以上有是緣也至衰冠有緣亏古未聞記云公子  
爲其母妻麻衣緣緣皆旣葬除之注云此麻衣如深衣  
爲不制衰裳變也是衰裳無緣飾矣敖氏亏斬衰章謂

斬衰領喪亦有純化傳之人未詳要不足據

王肅說絞帶其大如要經雷次宗說絞帶在要經之下  
要經又五分衣一以為帶張惠言云生時大帶四寸革  
帶二寸則絞帶之大不當如要經可知以周案張申雷  
說甚當

林氏未義謂絞帶卽要經弓既夕記小  
敘主人絞帶三日絞既終說不通不錄

李如圭云繩帶者絞麻爲繩化帶也五服之經皆絞麻  
兩股相交繩帶則不但兩股矣胡培翬云首經要經皆  
用絞麻絞帶當是先以麻糾化繩而後絞之以為帶說  
文段注云兩繩相交而緊謂之絞是也以周案絞經絞  
帶皆謂兩股相交兩股交謂之繩故曰絞帶者繩帶也

諸說非開傳疏云麻帶兩股相合

旣夕記三日絞眾舊說此主大功以上男子要經言婦人經帶結本在房初而絞之不待三日教繼公說大功以上男女竝同婦人之帶雖結本亦未絞至此與丈夫同絞之以周案絞帶全絞爲繩要經亏束身處蓋纏而不糾與環經詳下卷同詳下卷其眾長三尺初緘至時絞之亦絞其緘者而已故曰絞眾若婦人結本是不眾也旣眾又何絞教說非

小功布衰裳操麻帶經鄭元云澆者治去孳垢不絕其本也小記曰下錫小功帶澆麻不絕其本屈而反以報

之賀場云下繕小功男子經牡麻而帶縗婦人帶牡麻而經縗故小功繕章云縗麻帶經若依其次不應繕帶故知繕言男子之帶後言婦人之經也賈公彥云大功以上經帶有本小功以下斷本此繕小功中有下繕小功帶不絕本與大功同故進帶亏經上倒文以見重且上章多以一經包二此別言帶者亦欲見帶不絕本與經不同故也李如圭云賀說非鄭義

記閒傳葛帶三重鄭元云謂男子五分袞一而四糾之帶輕既變因爲飾也曾說云三糾之練而帶袞一股袞一股則小亏小功之經似非也以周案閒傳既虞卒哭

大麻服葛葛帶三重兼要經綾帶言賈疏謂綾帶虞後變麻服布非也胡竹村云斬衰綾帶既與要經同用苴麻則虞後亦當與要經同用葛是已

又案五服之帶

甄鸞李淳風算術皆四其實五其法今如其術推之斬

衰之首經據鄭注圍九寸大五分一以爲帶四其實

實九寸

五其法尋帶圍七寸二分齊衰之經與斬衰之帶同大五分一以爲帶四其實

實七寸二分下法仿此

五其法則齊衰

帶圍尋五寸七分六釐大功之經與齊衰之帶同大五分一以爲帶四其實五其法則大功帶圍尋四寸六分零八毫小功之經與大功之帶同大五分一以爲帶四

其實五其法則小功帶圍尋三寸六分八釐六毫四絲

總麻之經與小功之帶同大功五分一以為帶四其實五

其法則總麻帶圍尋二寸九分四釐九毫一絲二忽

齊云小功帶三寸五分有奇  
總麻帶二寸八分有奇未是既虞大麻易葛其帶圍仍

如麻帶以五分大之一之四糾之至練又大一股尙尋四

寸五分若依舊說以葛帶三重為三糾之是五分大二

寸七分是并小亏小功之帶圍矣故鄭以為非

說詳下卷

記言婦人不葛帶而麻帶器服大功章男女並陳有卽

葛九月之文以周案鄭注婦人大功小功者葛帶則不

葛帶者專謂斬衰齊衰也。敖氏以爲無葛帶說詳後。右經帶。

器服記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匁若齊裳內衰外賈公彥云自此以下記衰裳之制用布多少尺寸之數凡者統五服而言以周案此記統言五服衰裳之制故曰凡則下文所記適負衰衽五服皆然故禮云器服异同鉅細悉記而適負衰衽獨無一言及其等殺黃勉齊楊信齋據鄭注毒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京威無所不枉以爲此唯子爲父母用之舅親不用敖君善謂服以衰名凡凶服弔服皆有衰矣辟領亦同若負

版則惟孝子有之徐健庵又謂五服皆有衰惟負版辟  
領子亏父母用之皆非也如無壽衰後負左右分適則  
衰不可著矣壽衰後負左右分適所以固嗣中之領也  
非虛贅而可空之物也衰之等鑾在升數不枉衰適負  
版

負廣出亏適寸鄭元云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負出  
亏辟領外旁一寸賈公彥云負在背上上畔縫著領下  
畔縱放之負尺八寸敖繼公云負之廣無定數惟以出  
亏適旁一寸爲度其長蓋比亏衰與以周案適博四寸  
負縫亏領其廣出亏適寸則尋六寸必出之者爲過不

緝易斂不出之無以固領也賈疏蓋誤教說尤非  
適博四寸出亏袞鄭元云辟領廣四寸則與闕中八寸  
也兩之爲尺六寸教繼公云云博四寸又云出亏袞則  
出亏袞者非謂其博也則博者其從之廣與凡爲衣必  
先開其當項之處其上下之度相去四寸左右之度則  
隨其人之肥瘠而爲之闊陁不定也以周案注適謂之  
辟領蓋古語也凡衣當頸之處開辟方領其闊中之廣  
四寸正與袞等又反摺而出之左右則其廣八寸而出  
亏袞矣必出之者所以固領也不言縱者隨人之大小  
肥瘠取足爲限也今以廣縱各四寸計之則辟領之圍

尋尺六寸當今布尺爲尺二寸許甚合據鄭注辟領別用布加其上非反摺而出之闕中者衣之開領處也辟領者別用布著疊之以固其領也莊子庚桑楚形之與形亦辟矣崔注相著也繁問調經論畧辟氣不足王注謂辟疊也是其義辟領周疊領口實尋八寸爲與適博四寸不合故別闕中言之讀者不察謬謂兩相開領之處各尋四寸則領之圍三尺二寸卽肥大人亦不可著矣所以來楊信齋塞闕中以爲領之說也闕中今化闊中蓋誤敷氏以博四寸爲從之廣未是其說隨人肥瘠而爲之不爲無見

衰長六寸博四寸鄭元云廣衰當心賈公彥云綴亏外  
衿之上故尋廣長當心以周案衣有內外衿所謂衽也  
衰綴亏外衿之上當領處闊中博四寸故衰亦四寸衰  
所以承領亦以固之也賈疏申鄭既以衽爲掩裳際之  
物則此云外衿似亏經外添說後儒以衰衣爲對衿之  
衣亏四寸之衰又不能當心邱瓊山將對衿之衣斜掩  
亏脅以化內外衿尤謬夏弢甫謂衰著亏適適謂領得而衰正當心更屬杜撰張  
向旁開與衣殊材衣訖乃著適泉文謂衰左縫右紐亦非

衣帶下尺鄭元云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賈公彥云  
帶謂帶衣之帶非大帶革帶也下尺者上下闊一尺其

橫不箸尺寸者人有麌細取足爲限也教繼公云此接  
衣之布帶謂襫絰黃潤玉云此言人隨身長短弓束帶  
下再長一尺可掩裳際非別以布接衣也以周案賈疏  
帶謂衣帶之帶者衣自有帶所以結其衣者也或以爲  
大帶絰帶皆非帶下別綴布一尺以掩裳際與宋人所  
說襫衫相似但古衣裳殊以橫襫之布掩其際宋人襫  
衫無裳直以橫襫分上下爾家南山先生說別備一通  
又案宋人襫衫始丐馬周新唐書車服志云馬周以  
三代有深衣請加襫襫標襫爲士人上服  
衽二尺有五寸鄭元云衽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襫

**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上正寸據一社言凡用布三尺五寸

尺  
襪尾一尺五  
丈言凡用布三

尺五寸據附社言今本作莢尾二尺五寸誤賈公彥云用布三尺五寸尋兩

條紺綴衣剛秀眾之向 下掩裳際黃潤玉云此言用布

一幅長二尺五寸斜尖裁爲燕尾狀施弓領下從內外

衿陝頭向上廣頭向下上以承領下與衣齊蓋衣必有

矜而後可掩胸體若如鄭賈之說是衣皆無矜如對矜

比甲之制失其義矣王庭相云問器曰親始亦拔上秆

謂袒衣也若在衣之兩旁安謂之上大記曰小斂大斂

祭服不倒皆左衽謂左掩其衿也若在裳之兩旁謂之

左社何居說文曰社衿交也若在裳之兩旁安有交義

黃說是也以周案方言說文衽字本有兩義此當用衣  
衿之說爲吾家南山先生之特識衽用二尺五寸之布  
分作兩衿衰必有衿而後可以廣長當心不然則衰偏  
矣裳亦必有衣衿而後婦人可以不殊裳不然則毒裳  
之中幅裂矣觀鄭賈說四寸之衰亦非謂衰衣無衿鄭  
特略之賈固明言之矣又案禮服對衿見阮氏三禮圖  
朱子因以直領對衿爲古服方  
領有衽爲胡服

說詳衣服門

被屬幅衣二尺有二寸鄭元云連幅謂不削二尺有二  
寸謂被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衣自領至腰二尺二  
寸倍之四尺四寸加闊中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

丈四寸賈公彥云闊中謂闊去中央安項處四寸當繩  
兩相總闊去八寸若毒後據長而言則一相各長八寸  
通毒後兩身四尺四寸總五尺二寸也要以一相五尺

二寸并計之用布一丈四寸此惟計身不計袂與袴及  
負衽之等者彼尺寸自見又不全幅故皆不言也楊復

說鄭注加辟領八寸而又倍之者

宋本注疏作闊中今本誤作闊中楊氏所引化辟領又一本

謂別用布一尺六寸橫闊八寸又縱摺而中  
分之其下一半裁斷左右兩端各四寸除去不用祇留  
中闊八寸以加後之闊中元裁辟領各四寸處而塞其  
缺此所謂加辟領八寸也其毒一半全一尺六寸不裁

以布之中間從項上分左右對摺向兩腋下以加亏兩  
之闊中與元裁斲處相接以為領此又倍之而爲一尺  
六寸焉張惠言云衣之長二尺二寸而用布尋兩後通  
爲五尺二寸是古衣當肩爲殺縫中屈其八寸爲曲裕  
裕之左右皆殺去八寸之布而爲縫如是則裕方而衣  
身止二尺二寸也以周案上文負適衰衽皆削幅不全  
故亏此別言屬幅袂布屬幅欲與衣身之二尺二寸齊  
也鄭注闊中之說據賈疏張說卽以衣之本身爲之然  
當肩殺而爲縫殊屬可疑據楊信齋說別用布加之以  
塞闊中然鄭注加闊中八寸空句絕上倍之據一相言

而又倍之據兩相言賈疏本明楊氏以而又倍之專屬  
闕中亦巧而鑿

祫尺二寸鄭元云祫喪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  
兩手賈公彥云此據襍攝而言圍之則二尺四寸與深  
衣同杜佑云繼祫之末又綴以廣尺二寸之布謂之祫  
李如圭云祫中二尺二寸自掖下微圜裁之至祫口而  
陝止祫尺二寸深衣曰祫圜以應規是也萬斯同云祫  
尺二寸者謂二尺二寸之祫縫其下一尺又畱上一尺  
二寸不縫故謂之袖口以周案上云祫屬幅注謂不削  
連幅不削欲其祫縱橫正方故襍記謂之端袞李說如

深衣被圓殺裁之非襍記凡弁經其衰侈被謂弔服詳  
後杜說更誤萬說近是

鄭元說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則無帶下  
又無衽邾敬云鄭注無據婦亦殊裳以周案鄭意經亏  
男子五服竝舉衰裳亏妻妾女子別言總笄髽衰之制  
獨不舉裳周禮王后六服亦但言衣故云爾陳氏銓謂  
婦人衰而不裳尤謬

記檀弓衰與其不當物也甯無衰鄭元云謂精粗廣陁  
不應法制以周案檀弓篇縣子曰紿衰總裳非古也鄭  
注非時尚輕涼慢禮是衰之不當物也久矣古者縣衰

冠之式亏路門縣器首服之灋亏宮門而禁其不中灋  
者今庶民不見衰冠之式而講禮之家欲爲衰者又苦  
無其物爲之慨然忘古焉

右衰裳

器服冠受升數自齊衰四升以下不見亏經鄭學者說  
齊衰降服衰四等冠七升受衰七升冠八升正服衰五  
升冠八升受衰八升冠九升義服衰六升冠九升受衰  
九升冠十升大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十  
一升正服衰八升冠十升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九  
升冠十一升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小功以下無受冠  
衰同升斬衰三升三升有半受以齊衰之下等齊衰四

升五升六升受以大功上中下三等之壘大功七升無  
受八升九升受以小功上中二等之壘自大功降服以  
上之冠太衰常三等受冠太衰常一等大功正服義服  
之冠太衰二等受冠太衰亦一等陳祥道說器服斬衰  
二等其冠同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則始器衰异  
而冠同及受則冠衰皆同由是推之齊衰四升冠七升  
受冠八升則四升五升六升之衰其冠同七升受則衰  
同七升冠同八升矣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  
一升蓋大功用小功之衰爲冠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  
而冠同十升受衰同十升而冠同十一升也盛世佐說

斬衰二等而其冠同六升受以齊衰之下也齊衰四升五升六升而其冠同七升受以大功之上也大功七升八升九升而其冠同十一升受以小功之中也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而其冠同十五升抽其半以總麻無上中下之別但有一衰故也小功無受總麻冠衰同者以器冠之升數窮亏此不可以吉冠受之也以周案器服傳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小功冠其衰也據此大功以上以其受爲冠則同等之冠衰升數有异也小功以下以其衰爲冠則同等之冠升衰升無异而异等之衰升不同冠升可知矣知此則大功以上同服异等

之冠升必有不同亦可知矣自陳氏泥亏斬衰同冠六升之例則同服同冠不如衰升之有別亦未見其果是也且經大功布衰三月受以小功衰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鄭解記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正據此傳爲說義本明確陳說大功受衰同十升顯與傳悖盛氏沿陳亏傳文大功冠其受小功冠其衰兩其字有弔指亦屬牽強凡疑義無確證者不如從舊爲安

器服記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總衰

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閼傳亏斬衰少三升有半一等齊乘多五升六升二等大功多七升一等小功多十二升一等鄭元說器服主亏受閼傳是極列衣服之差盛世佐說器服文不具目注云主亏受服似泥總衰亦無受服何以特言之耶

器服記衰三升三升有半鄭元云齊晏桓子卒晏嬰麗衰斬其縷在齊斬之閼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亏斬也賈公彥云諸侯爲天子臣爲君之等爲義服三升有半金暢云傳亏斬

衰菅屨下但言衰三升足明君父至尊衰同升數則三升有半爲布帶繩屨者言也江筠云三升有半之服專以公士大夫之臣言蓋其衰之升數爲三升有半以弔亏三升之凡爲君者正別嫌明斂之意又經不綴亏臣爲君之後而獨箸之末條則等殺亦從可知矣以周案金江說亦備一義夏陳甫化五服釋例謂斬衰無三升半之服鄭注襍記本屬縣孺後荅張融乃以爲亂世尙輕涼非王者達禮是鄭亦知其說之必不可通也三升有半僅器服記一見不足據茲說大謬張融語見襍記疏誤以爲鄭荅尤無論世之學融語本檀弓給衰總裳

注意與鄭亦異

器服記齊衰四升其冠七升鄭元云此謂爲母服也賈公彥云此據父卒爲母齊衰三季而言降服四升父在爲母期正服五升敖繼公說此齊衰四升其亏三季者爲正服亏期者爲降服也齊衰三季有正有義齊衰期者有降有正有義以周案爲母之服皆四升賈疏非總麻十五升抽其半鄭元云總精粗與朝服同今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敖繼公說總麻七升有半比亏他服之布爲稍疏比亏他布之縷爲取細細者所以見其爲輕器疏者所以明其非吉布若布縷之或治或否其意

亦猶是也姜兆錫盛世佐說十五升去其半者謂十四升有半而縷計一千一百有六十也下記云三升有半四升有半半者皆謂半升也金榜說總衰錫衰皆用十五升治其縷者唯七升半傳曰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則其半爲無事可知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則其半爲有事可知以周案總衰爲服之窮本弔服也故總衰之制與總衰同皆細其縷而少其升半在大功九升之下總麻七升半  
在小功十二升之下其例正同總衰四升襍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則縷之細與升之數皆見故不直云七升半也鄭意如此姜氏以五服等殺推之爲十四升有半

如其說則弔服錫衰總衰疑衰皆當爲十四升有半先  
鄭疑衰十四升之說亦爲非矣

胡培翬云五服用布升數詳亏禮記閒傳而略具亏此  
記斬衰二等齊衰大功小功各三等而以降正義之服  
分屬之則傳記無文自鄭此注始賈氏因亏疏內極論  
降正義服其說多遺漏牴牾難以徵信嗣後宋勉齋黃  
氏榦有服例信齊楊氏復有圖皆以分別三者之服而  
亦互有同異良由傳記但言降服未有正義之名難亏  
訂證也近盛氏世佐誤儀禮集編更定服圖江氏筠誤  
讀儀禮私記箸降正義服考定其說俱有含有不合以

周案五服冠衰升數及降正義服以胡氏所攷爲最精  
案詳見後表右升數

受業江陰章元治  
從子炳煥  
全校

器服通故五

定海黃以周述

禮書通故第九

白虎通義云禮曰天子七日公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成服舊說成服必在殯後一說成服必在三日毒猶望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故可成服以周案成服必在三日是矣但謂望其生故不成服亦未是士亏二日大斂遂殯已不望其生矣尚不可以成服乎何又延至三日也禮曰三日不忘蓋此時爲子之痛深無容除冠徒跣不忍成服問器云冠者不內袒冠至尊也鄭注身無飾者不敢冠不敢冠斯不成服矣士器禮云三

日成服杖此禮自天子諸侯下達士庶後成服天子諸侯不待殯而成服者是猶士卒哭受服天子諸侯亦不待卒哭而受服也

天子七月而葬九虞訖而受服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虞訖而受服七月而卒哭見器服注疏檀弓注天子諸侯既虞卒哭乃服受服未是

器大記云君之器

三曰子夫人杖杖則成服可知檀弓云天子崩三日祝

先服五日官長服亏禮近臣君服斯服祝卽近臣也三

日近臣服則君之成服可知白虎通義所引禮無見文

蓋當時禮說無據

右成服

記器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經鄭元云子弁經者未成服弁如翫升而羣大夫之器子亦弁經以周案弁卽服弁

之弁謂麻弁也王肅注襍記云大夫以上在器斂時弁  
絰士冠纁委貌弁經謂麻弁纁委貌卽器冠士小斂後  
加絰帶至三日成服始加冠衰天子諸侯亏三日後亦  
易服弁服故云將大斂子弁經君出疆蒙其子不忍成  
服而亏大斂時亦已麻弁經疏衰菲杖矣見曾子問疏  
衰卽齊衰  
以是推之則君將大斂其子成服可知也唯成服而後  
服服弁云弁經則成服亦可知也大夫之子與士同大  
斂非未成服不畢有弁

記檀弓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有敬心焉鄭元云接  
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纁弁以葛

爲環經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孔穎達云三月踰時衰  
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不變  
服陸佃說葛在弁經下則葛帶也經仍用麻弁經葛而  
葬卿大夫以下禮知然者以下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  
葬其敬益隆一說自天子下至士皆弁經葛而葬以周  
案弁經卽曾子問所謂麻弁經指器冠說弁經葛者所  
以別器冠之苴絰也葬時器冠本苴絰故特言葛以明  
之經記言士大夫之葬從柩下窆贈幣主人皆袒免無  
用弁時時經苴絰亦無用葛者故鄭以此主天子諸侯

言江熙說同是

凡未葬不變服故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器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器則已蕭望之說主器者獨謂子過期不葬子義不可除盧植說其下子孫皆不除以主器爲正目鄭元說其餘謂旁親也王肅說斬衰之器未葬不變服劉世明說其餘注謂旁親不指言眾子當除也眾子雖不承適非旁親也劉昭說受弔之禮惟器主稽颡餘人哭踊而已諸言器主唯謂一人不指眾子徐邈說妻器無子爲主夫不應除服卽亏下流多不能備禮今日宜變至葬反服亦可夏侯盛雷次宗說不言三季而云主器是不必唯施子孫也吉凶異道不辱相

于殯柩尚在豈可弁冕臨尊夫主妻器爲不宜除庚蔚之說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此以尊主卑不辱同以卑主尊無緣以卑之未葬而使尊者長服衰絰也且甫儒說主器不除無爲下流之義唯亏承重之身爲其祖曾若子之爲父臣之爲君妻之爲夫不待言而明矣以周案蕭氏獨謂子一說盧鄭兩家兼子孫言一說劉世明申盧鄭劉昭駁之專主適承重一人又一說王肅謂有斬衰服者不變庚蔚之從之又一說徐邈雷次宗謂尊主卑器亦不除已爲庚氏所駁又一說其實主器原止一人但主器不除凡主人之有三季服者俱不除矣

盧說本明但不必兼孫言之劉雷兩駁皆泥其餘謂期  
以下眾主人也凡未殯有主人括髮眾主人免之別久  
而不葬則又有主人不除眾主人終月數除之之分諸  
說各異王庾近之

右葬服

記閒傳既虞卒哭大麻服葛葛帶三重

鄭注見上卷孔穎達

云以絰五分袞一唯有四分作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四  
股則三重未受服之毒麻帶爲兩股相合也直云葛帶  
三重則首絰雖葛猶兩股糾之以周案云袞麻服葛葛  
帶三重明未受服之麻帶爲兩股相糾孔疏是也

胡氏儀禮

正義以麻帶亦四股相糾不足據說詳毒但麻帶既兩股則葛帶三重當如

注所引舊說爲三股相重不必如鄭所言蓋五服之麻  
帶各袞其五分經之一分作兩股交而綾之故謂之綾  
帶葛帶亦各袞其五分經之一分作三股重而糾之故  
謂之三重則斬衰之葛帶未嘗小亏小功之經也練之  
葛帶亦三重注駁舊說云練而帶袞一股恐未必然蓋  
亦袞其五分經之一三重糾之鄭以卒哭三重爲有飾  
練帶不辱無飾佗兩股明矣

鄭元云卒哭婦人說首經不說帶齊斬婦人帶不變也  
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大功小功者葛帶時  
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亏主婦之質至祔葛帶以卽

位赦繼公云婦人重帶有除無變其三年者至小祥除之齊衰期以至小功皆終器而除之其總麻者此時亦不說既退則除之與以周案賈孔申鄭以器服大功小功剛章有卽葛之文章內皆男女竝陳是大功小功婦人有葛帶之證然少儀云葛絰而麻帶檀弓云婦人不葛帶而麻帶竝未分齊斬與功服之異器服雖有卽葛之文亦未明云婦人有葛帶赦氏此說不爲無見

士虞禮虞主人及兄弟如葬服鄭元云葬服者旣夕曰丈夫髽緥帶巫也賈公彥云小斂時斬衰男子括髮齊衰以下免啟殯之後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赦繼公說

葬虞之服主人括髮眾主人免大功以上皆斂帶殮以周案母器唯小斂一括髮餘皆以免終事父器自小斂至成服常括髮自成服至卒哭亦受之以免矣

卒哭後不免

小記云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鄭

注皆免自主人至總麻則主人亏虞亦免矣小記又云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斂麻鄭注不斂麻者

自若絞絰爲人君變貶亏既斂之後鄭直以不斂絰爲

貶亏斂殯則著免不貶矣是主人亏葬亦免也敖說無

據

魏休甯說禮大功之喪易斬衰既練之服是中祥宜緝

其衰也若不緝爲重大功不尋奪之又三季之器笄杖  
不易其餘皆變中祥緝衰是輕之也不緝則無變魏頽  
難之云若如斯言斬衰但止三月殆非立禮之意大器  
初衰三升旣虞六升中祥七升衰以三變非不降也何  
必期亏緝衰然後爲殺禮女子子適人有父母之器旣  
成齊衰之服而夫出之不改服而待旣虞喪服斬衰之  
服終三季以此徵之不緝衰亦可知也緝與不緝別齊  
斬爾今斬止一期稱爲三季何見魏休甯解之云爲父  
旣虞受六升之布齊衰旣虞以七升布爲衰禮女子子  
出待旣虞受以斬衰之受非娶斬也父母情等服俱三

季父斬衰母緝衰以別尊卑斬止三月未爲怪也魏頴  
難之云如便緝之斬名何尋復存孔注問徐邈云終器  
服斬釋斬便縞非漸殺意邈答云凡器服襍變備載經  
記而變斬以緝經都無證且禮傳斬衰三季此不易之  
文也以周案邈頴說是右變服

舊說三季之器期而練謂著練冠練中衣也其受衰七  
升名曰功衰與大功布同也張載說練衣謂鍛煉大功  
之布以爲衰故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受始器斬疏  
之衰呂大臨云功衰是卒哭所受六升之服六升成布  
曰功衰

林氏求義申

呂詳不復錄

黃幹云練再受服經傳雖無明文

謂既練而服功衰則記禮者屢言之襍記云三季之器雖功衰不弔練則弔又云有父母之器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以祔服問云三季之器既練矣有期之器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以周家勉齋引記三節以駁張子說可謂當矣然注疏據斬衰之受服功衰在練遂概以功衰爲練服呂氏又不計斬齊之受功衰有遲早遂概以功衰爲卒哭之受服實皆失之一偏禮多以功沾對文沾謂麌惡經亏斬齊衰曰疏衰裳不言布大功謂之大功布明斬齊之疏衰猶未成布也六升成布記有其文然六升之布尚不尋備功

布功布自在七升以上故大功猶備沾功謂功布之加  
麌功者也則六升布無功名明矣以斬衰正服三升言  
其卒哭受服六升不尊備功以齊衰言三季服衰四升  
受服七升杖期正服五升受服八升義服正服六升受  
服九升正合大功三等之布此受衰所以有功衰之名  
也襍記首言期之器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  
而禫據母器杖期而言下卽繼以三季之器亦據母服  
爲文母器之三季者其受服功衰也卒哭受服服功衰  
不以弔如有有服之親器亦服其功衰之服而往哭之  
有服卽下大功之屬所謂有賓間遠兄弟之器雖總必

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是也練則弔以下數句又申言杖期弔哭之禮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與上文有服往哭之義同皆以既葬爲斷凡弔者宜聽事故公弔其臣亦曰寡君承事大功者其有服之親也弔哭而退不聽事明往哭雖兼行弔而仍有弔哭常弔此母器弔哭之禮弔弔期功者也鄭注以功衰爲既練之服嫌與練則弔相觸遂改易經文恐未然也襍記又言有父母之器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祔謂祔兄弟之殤而畢練冠者惟父器旣練母器旣葬之後其受服功衰乃畢爾也服問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帶曰故經曰

期別其事而三季既練與期既葬其受服皆功衰故變文言其曰服其功衰明兩服同也曾解俱不明析

禮器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緣緣爲其妻緣冠麻衣緣緣賈公彥說緣冠練布爲之緣緣以繒敖繼公說緣冠之練亦當化練冠衣皆有緣以周案練冠練冠有別練冠但凍其布練冠則又染之以采練淺絳也練者凍其布也緣緣亦以布緣其衣敖氏以爲緣冠亦誤褚氏從敖未是

舊說云小祥之練用練布爲衣冠夏忻說小祥之練冠爲繒其練衣用布說文練凍繒也器冠用布小祥之後

以練易布不染大祥易練以縞縞繒之精焉者也至禫易縞以纖間傳注黑經白緝曰纖始半元冠之吉矣以周案間傳期而小祥練冠綸緣又期而大祥染縞麻衣麻衣者十五升白布深衣也大祥乃易白布深衣則小祥後其外衰猶未除也故鄭以小祥之練衣爲練中衣至大祥乃去衰策縞絲練冠練衣皆布夏氏以練冠爲繒本方惑說練衣布練冠繒一練二物與賈疏綴冠綴緣一綴二物同失

記襍記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鄭元云有以器事贈賄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

重其禮也陸佃說此言親器雖旣祥猶有他器未除今以祥故無所不用縞縞旣祥之服也然後反服反他器之服萬斯同說大祥之時止妻妾子女有服其他期服以下之親皆除諸人旣來與祭亦必易之以縞冠事訖然後反吉服以周案大祥主人朝服縞冠其與祭者亦吉服縞冠也記云縞冠元武子姓之冠謂此鄭注似本文外添說陸氏較順當以萬說爲正

鄭元云朝服始卽吉正祭服也小記除成器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旣祭乃服大祥築縞麻衣釋禫之禮云元冠黃裳則是禫祭元冠矣黃裳

者未大吉也

釋禪禮卽變除禮

旣祭乃服禪服朝服綬冠踰月

吉祭乃元冠

朝服旣祭元端而居復平常也

柴紹炳說

檀弓祥而縗是月

禪謂大祥之後則服禪服禪服者繁

縗麻衣是也

禪祭者服終而釋吉卜日以祭閒傳云禪

而纖無所不佩纖者吉服正與魯論公器無所不佩之

義同蓋旣祭而釋吉故禪服曰是月

禪祭曰中月小祥

卽易練服大祥卽易禪服禪祭卽易吉服以周案祥祭

朝服縗冠見小記

襍記旣祥築縗麻衣見閒傳麻衣者

白布渙衣也見襍記鄭注禪非吉祭禪祭服元端器服

小記除燭之器者其祭也必元注云不縗冠元端黃裳

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亏成人爲釋禫之服則此云元  
冠黃裳爲元端服矣既禫而纖戴君變除禮云黑經白  
緯曰纖是也祥縞禫纖吉元夏書曰元纖縞鄭注引舊  
說纖冠者采纓也纖或作綬既禫綬冠亦謂縞冠有采  
纓爾鄭義如此但大祥既用朝服元衣素裳而禫祭轉  
用元端元衣黃裳未大吉之服似失其次其意祥祭易  
朝服之冠禫祭易朝服之裳其實經凡言朝服可易其  
冠而不可易其裳元衣黃裳卽元端服何朝服之有今  
以記文考之祥祭縞冠朝服禫祭元冠朝服吉祭大夫  
仍元冠朝服孤卿則用蔽弁服釋禫之禮不足據也

練祥禪服

凡重器未葬虞不變服每有輕器又遭重器者則服其重服既虞乃行輕器練祥之事雜記其有父母同月日器

者則葬先輕而後重虞先重而後輕故先葬者不遽虞

其葬服皆斬衰虞祔祥練則服其服卒事反服父服曾子

問小記及鄭注有三季之器既虞又遭期器則男子絰其上服

之葛絰帶其下服之麻帶是謂重者特輕者包見

闋傳并注時婦人重麻既葬

而上服猶未練則男子又帶上服之葛帶闋傳鄭注云

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絰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又見吳射慈說

大功之

亏期器亦如之闋傳并注若小功總麻無所變亏斬齊大功亏免經之既免去經見服問有

三季之器既練又遭期器則經帶皆麻

是謂重麻見服問注既葬

則男子帶其上服之葛帶經下服之葛經

是謂重葛見問傳并注時

婦人亦重葛

有大功之器亦如之

服問

男子重首重者特故

首經未除無變既除乃加男子輕喪輕者包故喪帶隨時可易亦必麻葛大小相同斯可兼服兼服有數說鄭

注小記云兼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經下服之麻固自帶其故帶也

兼服之文主亏男子一說重特輕包卽爲兼服兩器不必麻葛兩兼服之文統男女兩說皆適當以鄭義爲正鄭意以閼傳輕包重特對文麻葛重麻葛兼服亦對

文故云爾也又一說男子輕娶輕者包故娶服斬衰之帶又兼服齊衰之帶也此爲不經之談又通典載杜預束皙傅純荀訥易服之議亦多違經典

記服問三季之器既練矣有期之器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器亦如之皇侃孔穎達說此大功之器專承上三季之器練後言也亦如之亦上既葬矣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也此期經爲大功經崔靈恩說此統承甫三季既練期器既葬又合大功旣葬故帶其練之故帶經期之經張載說斬衰旣練齊衰旣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器之麻則與齊

之首經麻葛兩施之若大功旣葬則當服齊衰之葛不服大功若齊衰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當免則經之而已以周案凡變服必因其受服之節故爲輕器易服惟在葬祔祥禫他時不變也此文以崔說爲順若在大功未葬以壽則經期之葛經帶大功之麻帶也以三年之器旣練遭大功之器重麻例之自見橫渠張子申崔說不敢易斬衰之帶遂謂一首可施兩經不經之言

舊說服問有大功之器亦如之謂三季之器旣練而有大功之器旣葬則帶其故葛帶經大功之經以其經帶旣同四寸有餘又宜進爲期之經也期經五寸餘以周

案乘服必麻葛相同其經帶亦五分六一此通例也金輔  
之駁若既練除首經而有後器重麻重葛不拘此例如

三季既練而有大功既葬其經帶俱四寸餘矣

記服問燭長中變三季之葛鄭元云此大功之親爲燭

在總小功者也庾蔚之說服問云麻之有本者以上大功變

三季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亏免經之次云小功不易

器之練冠固說麻之有本乃能變正服之葛又云燭長

中變三季之葛是論期燭之大功如鄭說爲大功親之

燭者如總小功之絰麻既斷本又與三季之葛大小絕

殊安尋相變耶以周案庾說非襍箸有說

記襍記如三季之器則旣穎其練祥皆行鄭元云穎艸  
名無葛之鄉大麻則用穎孔穎達云旣穎謂後器旣虞  
卒哭合變麻爲葛無葛則用穎也陸佃云凡器服皆麻  
練而葛禪而後穎穎吉服以被穎黼衣錦尚絅知之吳  
澄云古字聲同多僭故穎麻之穎與單穀之穎竝通化  
穎鄭氏以穎爲代葛之穎是也陸氏以爲單穀之穎不  
思詩之穎衣禮之穎黼皆婦人上服以禦塵豈可指爲  
男子之吉服哉若欲言禪後吉服何不言元端而言穎  
乎以周案詩之穎衣禮之穎黼皆以穎爲之渾言之皆  
通析言之名其物謂之穎治其縷謂之穎織以爲衣謂

之繫繫禪衣故玉藻曰禪爲綱此旣穎自當從鄭爲正  
林氏求義謂穎卽大祥後之麻衣練祥吉禮必器服旣  
除之後乃可舉行引呂與叔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不  
誠不如不祭之說不知致誠愈哀致哀愈誠祭義曰祭  
之日樂與哀半哀樂且相生哀誠又何閼焉

記襍記有三季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  
易鄭元云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唯杖屨不易言其餘  
皆易也范宣說母器旣練遭降服大功則易衰以母服  
旣練衰八升降服大功衰七升故尊易之其餘則否魏  
頡說大功布三等先儒以此爲降服大功七升若正服

大功又同則不易此變受之通例賀陽說其三等大功衰雖七升八升九升之布有細亏三季之練衰以其新器之重故皆易之庾蔚之說唯降服大功衰尋易三季之練以周案器中易服兼服必新器之冠衰經帶有龐亏本器者若冠衰升數同卽不易祇變經帶而已經帶之大小同可易其餘亦否故閭傳小記言斬齊大功經帶變受之節必曰麻同則兼服之此通例也范魏據通例爲言其意斬衰既練七升與降服大功同不易齊衰既練八升與正服大功同亦不易惟三季母器降服大功其例爲然而近儒駁之者以爲服問曰小功不變器

之練冠似三等大功皆變也如正服大功已不易練冠  
服問何以云小功不變襍記亦不畢渾言以大功之麻  
易之賀氏謂大功新器重故易甫服不必計升數多寡  
服問曰殤長中變三季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季之  
葛下殤則否是其例與記云唯杖屨不易孔疏云是衰  
亦在易中徐健庵通考謂古人變易不過絰帶而已衰  
與冠不變亦誤

程瑤田云襍記有三季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此  
大功易練冠之例也有父母之器尚功衰而祔兄弟之  
殤則練冠此小功殤練冠而祔之例也知爲小功殤者

小功以下爲兄弟故謂其殤爲兄弟之服服問曰殤長  
中變三季之葛今日練冠祫殤則是齊衰親之下殤降  
在小功及大功親之殤降在小功以下者鄭注乃以爲  
大功之親爲殤在總小功者旣誤解殤服中從上下之  
說又不以兄弟爲小功以下之服名而曰冠而兄爲殤  
謂同季者兄十九而歿明季因器而冠意蓋謂必如是  
乃畢冠而祫其兄之殤恐記意未然也凌曙云大功親  
之殤在小功猶可以變三季之葛若齊衰親之下殤降  
在小功則器服小記所謂下殤小功帶槩麻不絕本鄭  
注以爲本齊衰之親記所云云者明親重也此可以練

冠祔之乎服問曰麻之有本者變三季之葛今煬小功  
章澆麻正是麻之有本者此豈不變三季之葛乎以周

案程氏器服足徵記說多紕繆凌氏駁之甚詳右兼服

戴德說禮童子當室謂十五至十九爲父後持宗廟之  
重者其服白澆衣不裳能服者亦不禁衰經鄭元云當  
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劉智說嬰兒無知亏父母之  
器則以衰抱之其餘親八歲則制服矣庾蔚之說童子  
者八歲以上笞射慈以爲未八歲者服其近屬布澆衣  
或合禮意孫惠蔚云童子冠杖之節有降成人衰麻之  
服略爲不异玉藻鄭注云童子雖不服總猶免澆衣是

許其有裳但不殊上下又童子服總猶免淡衣況居斬  
而反無裳乎又注云無麻往給事是往則不麻不往則  
經如童子本自無麻以禮嬰首聽與不聽俱闕兩經唯  
舉無麻足明不備豈專言聽事則不麻乎以周案當室  
謂無父兄而主家鄭注甚是敖氏謂有父在大謬記童  
子唯當室總鄭注謂與族人爲禮戴君以童子爲十五  
以上蓋謂十五以下不能與族人爲禮也總服輕不能  
爲禮卽已若斬衰之器雖裹抱亦以衰齊功之器能勝  
衣斯衰矣爲昆弟下殤在小功服昆弟者其季有幼亏  
下殤者矣玉藻言童子無總服聽事不麻明小功以上

皆服其衰而加麻也知小功以上本服衰絰則不總之童子卽謂十五成童何害也自說者謂童子之節事降成人姑姊妹之器不服功衰徐整說父母之器免而不經馮熙說

事而申之者乃以童子爲八九歲之幼子矣抑知藐爾幼子豈能聽事給役乎亏本文殊悖矣孫氏謂童子有經甚明其謂童子有裳恐未然也曲禮云童子不衣裳故舊說云爾右童子服

記檀弓云始歾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鄭元云養疾者朝服王肅本家語據弔者言黃幹弔服圖說主人未小斂弔者易羔裘元冠褐裘而弔同王肅說以周案元冠

薰裘不以弔據大斂以後言器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主人未器服則君亦不錫衰是則主人未小斂大夫朝服可也賀循器服喪記云大夫亏始斂而弔朝服褐裘如吉時當斂而至則服皮弁之服以襲裘主人成服而往則皮弁經而加錫衰是也王肅改定家語未可據信

鄭元云弔者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經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賀循云主人旣槩冠槩弁故弔者加槩弁亏武熊安生說加武帶經謂以絰加亏武連言帶目以周案凡弔服首環經檀弓主人旣

小斂子游襲裘帶經而入與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帶經文同帶經者環經之別名也古娶經用麻一條其束身處別以麻周環纏之不綃詳毒綃  
吸條

與環經之形相同故環經亦謂之帶經謂其首經如帶形纏而不綃也加武與帶經與猶以也謂加其武以環經諸說皆非

禮家說弁而加經皆以麻劉歆云王爲諸侯總麻弁而加環經同姓則麻异姓則葛以周案檀弓言弁經葛而葬是弁而加經不盡以麻劉說自有所本

鄭元云襍記凡弁經其衰侈袂侈猶大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蓋之則侈袂三尺三寸孔穎達云謂

弔服也士衰不侈故周禮司服有元端縗端注云變縗服言縗端者明弔制大夫以上侈之明士不侈故稱端以周案凡五服之衰其杖皆屬幅方正自天子下達故襍記曰端衰無等此云凡弁經其衰侈杖以弔服言士弔服縗冠加絰其衰亦屬幅方正大夫以上弔服縗弁加絰其衰侈杖云凡弁經其衰侈杖明士冠不弁杖亦不侈也舊說大夫以上弔服侈杖是已或以此爲五服之衰非

戴德說君弔亏卿大夫錫衰弔亏士疑衰皆服縗弁加絰明日主人衰絰拜謝亏朝君若使人弔其服疑衰縗

衰絰冠加絰朋友弔服有絰絰大與總麻經同既葬而除同國之士相爲朝服加絰鄭元云周禮凡弔當事則弁經弁經者如覆弁而絰加環絰也其服有三錫衰也總衰也疑衰也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乃弁絰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士以總衰爲器服其弔服則疑衰也舊說以爲士弔服元上絰下或曰絰委貌冠加朝服論語曰縕衣羔裘又曰羔裘元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此實疑衰也其弁經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

改其裳以纁辟諸侯也朋友之相爲服卽士弔服疑衰

纁裳冠則皮弁加絰庶人不寢弁則其弔服纁冠委貌

檀弓孔疏云庶人弔服鄭注不顯所著之服文承疑衰

纁裳之下則庶人亦用疑衰或者庶人布淡衣纁冠委貌

司服賈疏云庶人疑衰公彥說士與庶人弔服同冠

衰纁裳與士同而冠异賈公彥說士與庶人弔服同冠

弁則异諸侯弔服亦錫總疑三衰俱有弔大夫錫衰者弔

同姓士總衰弔异姓士疑衰士之弔服不用錫衰者辟

大夫疑衰不用疑裳者辟諸侯也以周案麻不加於采

凡弔服弁經如寢弁而纁非卽寢弁也其弔异國之臣

用纁皮弁無會采諸飾注中言皮弁加絰非卽皮弁也

鄭所破舊說卽戴德說司馬溫公言士大夫弔器可服

公服仍沿是誤凡弔服錫總疑諸衰皆用麻當事又加  
絰弓冠弁朱子家禮弔服用白生絹亦不合禮鄭所謂  
粢委貌者如元冠而粢也元冠不以弔器主粢吉主元  
凡弔服以主人之服為節始舛主人笄繩深衣弔者裼  
裘或朝服小斂後主人變而袒髻髮弔者襲裘帶絰或  
皮弁成服而後主人斬衰弔者冠衰或錫衰經注所言  
當事及不當事弔服條目煩細今撮其總要蓋主人未  
小斂時天子哭諸侯以斂弁諸侯哭大夫以皮弁尚用  
吉服旣小斂後首服弁絰而衣仍用吉不用衰旣成服  
後斯用衰以弔而天子弓大夫士疑衰首服一以弁絰

諸侯之亏大夫錫衰而首服當事用弁經不當事用紩皮  
弁有异諸侯之亏同姓士總衰异姓士疑衰又不論當事  
不當事而一以紩皮弁士之有朋友之恩者往則錫衰  
大夫兩相爲如諸侯之亏大夫大夫亏士如諸侯之亏  
士士之有朋友之恩者往則弁經士以總衰爲器服其  
弔服則疑衰其兩相爲當事弁經不當事紩皮弁亦如  
諸侯之亏大夫所异者其裳以紩目未成服以縗所謂  
當事者指大小斂既成服之後所謂當事者將葬啟殯  
是也未成服以縗所謂當事之皮弁指衣言時首冠弁  
絰而身衣皮弁服猶未變吉也既成服之後不當事之

皮弁指冠言時身服衰服而首冠繫皮弁亦有弔亏吉也任氏釋例云器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云錫衰是成服後也云皮弁則成服後弔弔國臣之首服也禮器服記注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則弁經否則皮弁上云錫衰下云否則皮弁是亦據成服後不當事之首服也士器禮注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不云衰則未成服以弔當事之皮弁服也攷司服王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則弁經是天子弔士則無論成服未成服當服疑衰而首冠弁經諸侯弔士則無論成服未成服當事不當事首皆皮弁蓋天子弔三公六卿諸侯大夫士

皆弁經天子至尊靡所不伸也諸侯惟亏大夫弁經亏士皮弁亦所以辟天子也禮器服記注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則弁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

孔穎達云文王世子注云君亏卿大夫錫衰亏士蓋疑衰同姓則總衰以弔之此其常也士器禮注云往則錫衰者謂士有俊選亏君有師友之恩與常士不同故錫衰也或諸侯弔士無文因諸侯弔必錫衰有明文故以周案賈疏同孔粦說後一說非注意

鄭元云士器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斂大斂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敖繼公云君視

斂朝服襲裘加絰與帶成服之後弁絰蕤衰沈形云服  
周云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但  
言爲卿大夫不言士是爲士雖當事不弁絰也重服不  
以弔微喪不弁絰則皮弁旣皮弁則亦皮弁服矣此皆  
鄭是而敖非

鄭元云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喪弁絰紱衣服士之祭  
服以哭之明爲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  
加絰采此言經衍字也時人間有弁絰因言之曰周禮  
王弔諸侯弁絰總衰孔穎達云諸侯以下雖不見尸柩  
仍弔服以周案古者哭弔本异服不以尸柩見不見而

別弔視主人當事不當事之節往有常期哭或出亏倉  
卒不行弔禮不必定用弔服其禮畢弔者或先哭之不  
遽以弔服如檀弓天子哭諸侯以蔽弁是其禮不畢弔  
者雖哭之不終爲弔服如文王世子無服親哭之無服  
謂不爲弔服是襍記三季之器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  
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檀弓子張歎  
曾子有母之器齊衰而往哭之曾子曰我弔也與哉皆  
明哭弔之異服

戴德說朋友弔服有絰絰大與總麻絰同既葬而除賈  
公彥說凡弔服皆既葬除之萬斯同說服問公爲卿大

夫錫衰以居則弔服平居亦服也如待既葬而後釋則此禮行亏諸侯則可若天子之亏諸侯公卿大夫不知其幾皆至三月五月之葬畢而釋其勢有所不行也以周案朋友總麻故戴云爾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喪弁紩在此爲畿外侯哭而不弔者言故用吉服所謂總衰弁經以弔者以當事言也平居爲畿外侯喪弁畿內侯築弁不專援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爲天子例且服問云當事則弁經明弁經唯當事之弔爲然鄭注弁師亦云弁經王弔所服明平居築弁不加絰也賈疏謂天子常弁經更誤凡弔服不過總

弔服有錫衰總衰疑衰鄭眾說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  
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總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  
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衰鄭元說無事其縷衰在  
內無事其布衰在外疑之言擬也擬亏吉譙周說用總  
麻布而夾理之曰錫衰疑衰又用錫布爲衣而繫裳擬  
亏吉也其冠各以其衰一說錫衰總衰疑衰皆用七升  
半之布一說錫總衰三衰皆用十四升半之布有事其  
布曰錫有事其縷曰總布縷兼有事曰疑以周案總錫  
之布見器服記及襍記先鄭據以爲說疑衰無明文諸  
家各以意言後說爲通

記檀弓子張歎曾子有母之器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以其無服非之也曾子曰我弔也與哉鄭元云亏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孔穎達云此論哭朋友失禮之事以周案襍記三季之器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此言身有三季之服者不弔人器惟有服之人尋往哭之也注疏以朋友無服無往哭禮故以爲失白虎通義引此事云子張者朋友有服雖重服弔之可也不以爲失禮之事朋友弔服加麻非純無服也云重服弔之可也則襍記服其服亦謂服己之重服非新歎者之服矣曾

子齊衰而往哭之卽所謂將往哭之則服其服也曰我弔也與哉明弔與哭有別也弔輕可止哭重難已曾子之事與襍記正合然則曾子問篇孔子曰三季之器而弔哭不亦虛乎哭字衍也上文問辭亦止曰弔不及哭不然曾子旣以此問夫子矣豈猶身爲非禮

器服記大夫弔亏命婦錫衰命婦弔亏大夫亦錫衰鄭元云弔亏命婦命婦歾也弔亏大夫大夫歾也萬斯同汪琬等說婦人無外事安尋與大夫行弔禮如其爲有服諸親又安尋用錫衰以周案禮知生者弔弔亏命婦命婦歾而弔其夫也大夫與大夫相知故弔弔亏大夫

大夫死而弔其妻也諸命婦時會弔君所亦相知故弔鄭注本明且大夫弔命婦亦見服問夫人弔大夫士王后世婦弔諸侯卿大夫斂見弔者尤多有何疑焉其弔服錫喪不弁絰惟吉笄無首繫總而已右弔服

鄭元云日月已過乃間器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若在五月之內追服王肅說隣內間器但服殘月小功不追以恩輕故也若方全服與追何異以周案鄭注稅訓爲追服盧植注禮服虔注左傳竝同肅說無據小記降而總小功者稅之注云正親在齊喪大功者是大功以上稅服之證也奔器間遠兄弟之器既除器

而后閭器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注云尚左手吉拜  
是小功不稅服之證也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稅是遠兄  
弟終無服也其可乎注云據禮而言疏云而可乎言其  
不可唐韓退之申言小功不追服之不可而姦稅非追  
服之名乃傳注失其宗朱仲鈞申韓意以爲稅卽服問  
有本爲稅之稅稅變易也毒器未畢復遭後器以後器  
之麻變毒器之葛是謂之稅小功不稅與小功無變義  
同其說本之林氏亦義但據小記已除器而後閭器則  
不稅從而服不從而稅及檀弓小功不稅是遠兄弟終  
無服諸文稅爲追服之名其義甚顯朱氏自知其說不

可通謂春秋時已誤不稅爲不追服是何說也林氏云  
禮之小功不稅者謂先有重器後遭小功不以小功之  
服變其毒器而末俗見遭器者不變後器之小功遂疑  
其日月已過卽不爲服故曾子如其言以諷之其說較  
穩

記器服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器己則  
否鄭元云父居异邦而生己己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  
今其歿死亏器服季月已過乃聞之父爲之服己則否王  
肅說計己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若此親未亡之  
壽而已生則稅之也昆弟者諸父之昆弟也劉智蔡講

等說生不及者謂彼已沒己乃生百弟衍字庾蔚之說  
己謂歟者爲昆則謂己爲弟己不能稅昆昆亦不稅己  
虞喜說父在异邦生己後更居一邦生弟以周案小記  
云降而總小功者稅之注正親在齊衰大功者則大功  
以上追服也祖父母諸父昆弟皆期何尋以生不及歸  
見遂不追服魏濬弓纂辨之已詳見通典此鄭注之可疑  
也祖父母爲一本之親諸父昆弟爲旁親如祖父母以  
生不及可不稅則諸父昆弟亦復何疑王肅弓諸父下  
增一之字殊可不必蔡庾諸說空弓昆弟生議弓不追  
服之疑終未釋然朱仲鈞說稅卽有本爲稅之稅謂變

服也生不及奔此親之器至虞卒哭後其父在家已變  
麻服葛而已始歸必三日成服以申親親之義不忍以  
父之稅而亦稅也說亦迂回竊謂器服記不及知父母  
與兄弟居加一等此云不及與器服記文同不及知父  
母者父母早卒也生不及祖父母者祖父母既卒而後  
生也凡器服皆生及者爲之其不及者無服道也鄭注  
今其或亏器服季月已過乃聞之此乃不及之正義不  
及歸見句可刪亏己生時已過祖父母諸父昆弟器服  
季月嫌其父稅器而子亦從服故箸之曰己則否兼言  
弟便文爾經有此例右稅服

王肅說改葬總旣虞而除之傳純難之云夫葬以藏形廟以安神改葬之神在廟久矣安畢退之亏寢而虞之乎以周案傅氏說是

春秋穀梁傳改葬之服總舉下緬也范甯云言舉下緬上從總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總也江熙曰葬禮總舉五服之下以器緬藐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亏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唯輕言緬釋所以總也以周案江氏說是

戴德云改葬制總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為父妻妾為

夫臣爲君孫爲祖後也無遣葬之禮其餘親皆弔服馬  
融云其尊如大斂從墓之墓事已而除不必三月期以  
下無服鄭元云改葬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  
者也服總者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三月而除之趙商  
云當待三月除以順總之數蔡譁說改葬斬衰禮言總  
者謂總親以上皆反服也傳云不以兄弟之服服至尊  
亏濟說不以兄弟之服服至尊者乃始器正服目且斬  
衰之末僂自縞冠麻衣乃輕亏總麻然猶以服至尊矣  
韓愈云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箸改葬之制更  
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

也若主人服斬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安如何曰自啟至亏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以周案韓子申鄭甚精右改葬服

傳苴杖竹削杖桐變除禮云削杖削之使下方者取母象亏地故也王肅云削爲四方杜預云員削之象竹司馬光云削杖上員下方以周案杖名齊其心其大如經經圓杖亦圓竹圓物桐用把桐亦圓物也削者謂去其皮非削之使方苴削互文竹杖曰苴明桐杖之削而白也桐杖曰削明竹杖畱其青黑之皮不太也凡杖必圓

乃便手持故用桐竹變除禮謂削桐使下方已失經意  
畱氏圖桐杖全身皆方更謬 又案桐竹二杖齊斬之  
別也問器篇爲父苴杖爲母桐杖以斬齊分言之父母  
字不可泥疏家謂杖父竹圓象天杖母桐方象地則母  
爲長子桐杖又何義乎古人止有竹桐兩杖俗說夫妻  
相杖用半槐尤屬不經

記小記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鄭元云如喪經敖  
繼公云二杖皆如首經之度以周案經指喪經當從鄭  
如屬首經則殺五分而去一語無著矣斬衰喪經之大  
七寸二分齊衰喪經之大五寸七分六釐說詳  
壽則竹杖

之徑約二寸二分八釐桐杖之徑約一寸八分三釐  
器服傳言婦人童子不能病不杖而記問器言童子當  
室杖器大記言君之器夫人世婦杖大夫之器主婦杖  
士之器婦人皆杖小記亦言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  
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器者  
不杖則子一人杖賀循雷次宗說小記婦人不爲主而  
杖者姑在爲夫唯箸此一條明其餘不爲主者皆不杖  
賈公彥說童子不杖謂庶童子當室則杖婦人不杖謂  
童子婦人成人則杖金榜說婦人唯爲主者杖不爲主  
者不杖士之器婦人皆杖謂主婦皆主人而杖不尋下

通眾婦人沈彤說童子不杖包女子子言子一人杖謂長女非長女不杖有主器者皆不杖矣婦人謂異姓來嫁之婦以周案器服傳言杖以優靈或以擔主此杖之可卽位者也其無靈非主而畢杖者祇以扶病而已不敢卽位故小記云庶子不以杖卽位大記亦云子皆杖不以卽位況不能病之婦人童子其畢卽位用杖乎故大記言夫人世婦祇畢杖亏其次卽位則使人執之此其常也若問器言童子當室杖亦以其爲主而擔之也是則婦人亦有擔主而杖卽位者矣小記又言婦人不爲主而杖者三此又其變也天下惟通變者能守常

又案傳云杖者何姦也無姦而杖者擔主也非主而杖者輔病也謂此杖初爲有姦者設其後乃生擔主之義又其後乃生輔病之義凡擔主者可以杖卽位輔病者祇以杖亏次卽位則使人執之不敢杖若旣不爲主又不能病之童子婦人亦何杖之有傳意本明自杖卽位杖亏次二者不分說遂膠轍雷次宗以爲器服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女子子嫁者反在父室爲父如傳所云婦人者皆不杖小記惟簪姑在爲夫一條明其餘不爲主者皆不杖殊不恩姑在尙爲夫杖則妻爲夫杖是通禮矣尙尋謂妻爲夫不杖乎女子子在室與

嫁而反者其爲父母未可概曰不病器大記君之器三  
曰子夫人杖熊氏云子杖通女子子子在室是也雷謂不  
爲父杖亦未見其是賈公彥等以婦人不杖爲童子婦  
人引小功章丈夫婦人之長殤以證未成人之女辱稱  
婦人殊不恩傳云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又云婦人何  
以不杖亦不能病明婦人非童子也沈金說亦未尋

開元禮三日成服唯適子及有喪之庶子皆尋杖卽位  
其庶子無喪者杖亏他所不杖亏位政和禮庶人器儀  
亏成服時贊者引主人以下俱杖各就位內外皆哭盡  
哀童子婦人不杖以周案器有杖卽位杖次之分又有

輯杖玄杖授人杖之別器大記言此最詳杖以優褒亦  
以擔主其無褒非主之子不以杖卽位記有明文政和  
禮何混謬也且器服傳言婦人不杖亦謂不杖亏位目  
居次亦杖也政和禮之疏舛不及開元禮遠甚此特其  
一端也 又案禮三日成服杖而除杖無明文小記云  
虞杖不入亏室祔杖不升亏堂士虞禮宗人告有司具  
主人入門卽位亏堂卽倚杖是卽位之杖至虞祔除也  
而在次猶杖小記云練筮日筮戶視灑皆要經杖繩屢  
有司告貝而后玄杖又云有司告事畢而后杖送賓是  
在次之杖練猶未除凡卜筮有司先告貝後告畢與士  
禮卜日文同林氏求義誤駁注

疏不  
可信

鄭注士虞因虞杖不入亏室而推之練杖不入亏

門門謂中門其注闇傳又以衰杖云大祥玄衰杖蓋

衰杖相連用同時除亦同時也但大祥之祭用吉服則

大祥之朝已玄杖矣書儀家禮亏大祥奉主入祠堂之

後乃玄杖非祔而用杖與祔不升堂之文尤違右杖

孔穎達云徒從有四一是妾服女君之黨二是子從母

服亏母之君母三是妾子爲君母之黨四是臣從君而

服君之黨此四徒之中唯女君雖物妾猶服女君之黨

其餘三徒所從凶則已以周案鄭注小記從服者所從

凶則已云若爲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也注大傳有徒

從云臣爲君之黨當以小記注爲正臣從君而服君之黨雖所從者亾又當從新君而服之不可謂所從亾則已也

右從服

禮家舊說諸侯絕期大夫絕總以周案此亦絕其旁親自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適婦之服大功而君主之矣器服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義通大夫是大夫亦有總矣林氏求義云正統之服雖天子諸侯卿大夫皆依本服所尋絕尋降者旁親而已然亦惟天子弓旁親盡絕諸侯則尊同者不絕始封者不絕大夫視君爲卑則不敢絕而降且并不敢降其宗

右絕服

卷五

受業泰州盧亦古  
全校